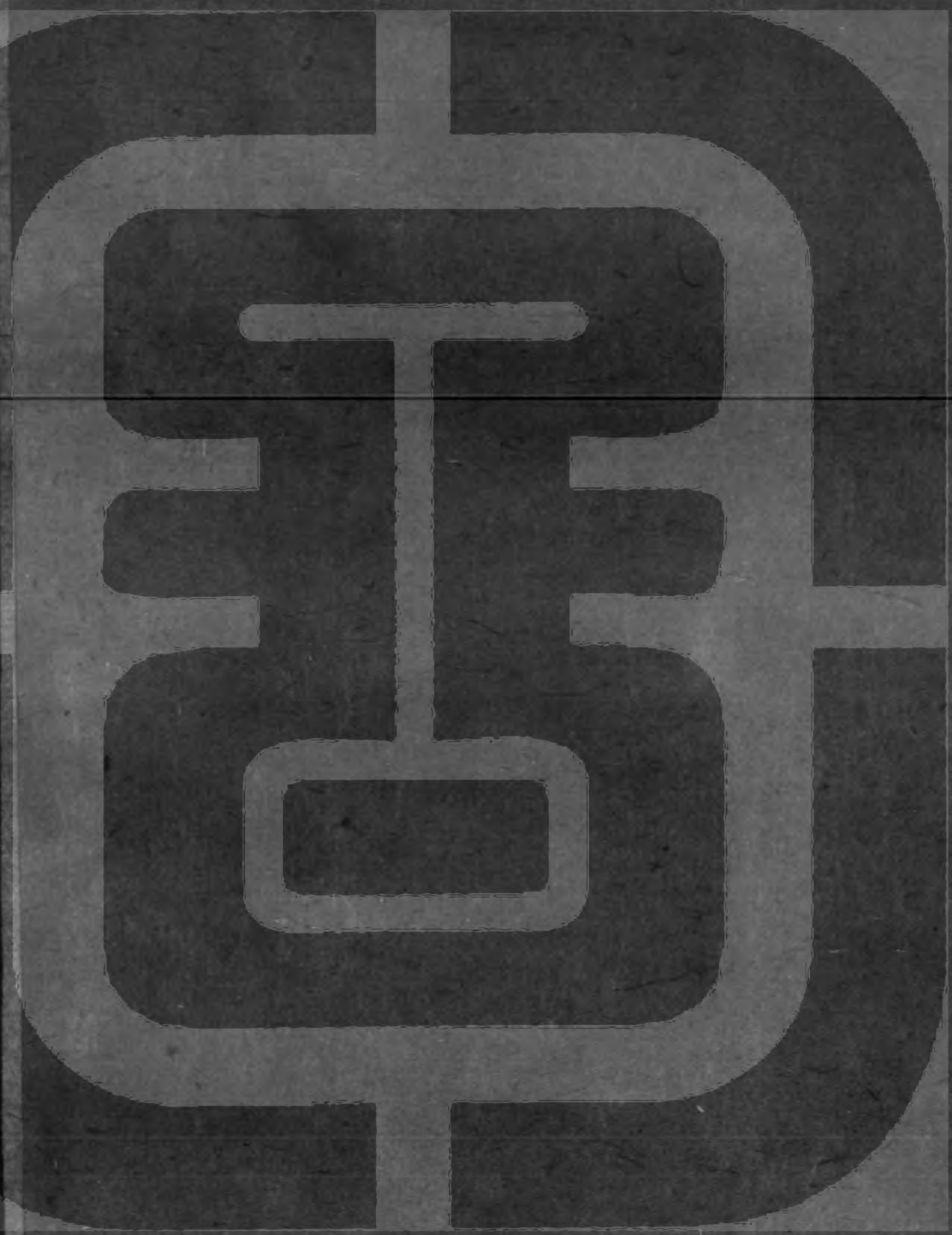


吳文肅公文集



吳文肅公文集卷之十一

宋廣南安撫竹洲吳儆著

明中書舍人裔孫吳瀛校

記

相公橋記

淳熙七年秋九月尚書郎曹侯來守新安歲大旱廩無餘積民無宿藏人心皇皇莫知所以爲計侯講求古今救災之政其宜於俗便於民者力行之瘡瘡焉無所不用其至旣又以其餘間

求其凡可以利人者郡之境多山山多澗谷水貫其間脈絡如織斷崖絕壑間出通道侯謂橋梁不脩昔人以爲刺史之過乃出私帑屬富民梁其險絕之塗而安夫人之所甚病有將仕郎程仔者嘗下其穀之直以助侯救災之令爲二石橋於休寧歙邑之境上相公湖之側旣成而求記於某某嘗病今之爲郡者侈遊觀自娛樂飾廚傳稱過客而吾民之不恤不惟不恤之而已也又竭其膏血而甘之固無譏也至於寬厚

慈惠號長者顧多優遊迂闊務姑息事文具豪民猾吏得志以逞而善良貧弱之民實受其病侯貴公子也其爲郡不事遊觀飾廚傳而知所以惠其民不爲姑息文具而知所以爲政故令之而民必從爲之而事必集其大者旣見於救災而其小者猶及於此是可書也某居閒且貧其勢不能利人其力無以佐利人之事獨以文施或以勸來者乃不辭而爲之書侯名耜字仲本故節使開府公之子橋之成以八年十月相

公湖者南陳驍將程忠壯公起家之地俚俗相傳以名其湖以湖名橋塗之人爲侯祝也程仔者其家世傳爲忠壯公之裔能舍其所愛以承侯之志爲利人之事於其祖起家之地其賢於倚財爲不善者多矣

隱微齋記

吳氏在休寧族最蕃然大宗之法久廢其散而居境內者爲十餘族族之小者猶數十家大者至數百家其能殖生業致高貲爲進士擢第有

聞於時者眎他姓亦獨多隱約不仕若仕不達而清風厚德奧學懿範足以師表於其鄉而垂裕於其後者亦往往而有然不能多也熙豐間有諱瓘字瑩父者業儒有行義其自持甚嚴居閒出入閭里容必莊言必信遇人無長少賢不肖不僞笑貌必以誠實然剛介少取與而獨寓意於鑿深造自得幾於十全其子某孫源曾孫棣楠棣梓皆世其業習其遺訓甚賢而文家故有齋名隱微者瑩父所以處其子孫與其師友

藏脩遊息之地齋之上為樓藏書萬卷月朔望
列其家人拜所藏書且祝曰世世子孫其尊道
好學無為蠹書魚今更四世齋固屢易然其子
孫羣居燕處之室必揭其名而不敢失墜記曰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也子思沒
數千年讀其書者莫之或察至河洛兩程夫子
始指是為入德之門然當是時虛荒誕謾之言
盈天下遠方學者未嘗知有河洛之學也瑩父
之所以訓其子孫者其識已足以知此可不謂
賢乎賢者固宜有後為其子孫者眎其名思其
所以名當竦然而作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如衣
冠而侍於祖父之側則居敬之心自無間於隱
見顯微之際入德之門孰甚於此習而久之其
至可量也哉

休寧縣脩學記

今之學非古也知古者之所甚重知今之所不
敢廢三代之學尚矣漢唐之君所以出其治於
天下者雜之以刑名而行之以彊健文俗之吏

其於三代聖人禮樂法度所以美化善治之大務往往棄之而不講講之而不備備之而不用用之而徒以爲文也士之出乎其時所以應其上之求者亦唯誦記以爲師辯說以爲義藻繪以爲文其於古之學者德行道藝之常習正心脩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未之學也本朝慶曆熙豐崇觀間蓋嘗三致意於此矣時方承平旣庶而富舉天下郡縣皆得立學舉天下之學者而館之教之選舉之德至渥也中更變故學之

在郡縣者其名僅存或遂廢不復治休寧縣故有學廢且不治已久紹興七年邑尉陳公始率邑之士子相與出力而遷之陳公故上庠名士休寧之爲進士者多以陳公爲師持其說試有司輒利由是休寧之學特盛於他縣士子相與世守之不廢也歲益久欹傾朽折且瀕於壞淳熙四年主簿傅君謀復新之未期年而欹者復整傾者復立朽折者悉易其故其又黜聖之丹漆之器物之不備書籍之散逸者繕治增葺眎

舊無不及凡學之所須取之左右無外求既成
使其徒求記於某至於再三不已某聞凡立事
皆難立事於今則又難而立夫世俗所不急之
事又益難浮議或沮之於前悔吝或因之於後
於是而却顧焉其能卒底於成者蓋寡休寧之
學始廢於兵火者十餘年而後復興於陳公又
四十餘年得傅君而再新之其成立之難若是
二公以縣簿尉之卑而能復古人所以爲政
之本於今之世起世俗所不急之事於因循苟

簡之時又益難也吾黨之士藏於斯脩於斯遊
息於斯其思學之所以易廢二公之所以難成
而皆致意焉則今之學猶古之學不徒爲也夫
大學之道始於先致其知韓愈氏之學本於學
爲古詞章自明而誠古之教也吾黨之士所以
先致其知與夫作爲詞章固已習矣而察矣由
是而益進焉謂今之不如古吾不信也陳公遷
學始末有丞相洪公爲之記傅公名公本字某
有志於古有立於今可書也方役之興董治其

事以迄於成者進士王堯佐朱松天下事無大小成之在得人

觀潮記

錢塘江潮眎天下爲獨大然至八月旣望觀者特盛弄潮之人率常先一月立幟通衢書其名氏以自表市井之人相與哀金帛張飲具至觀潮日會江上眎登潮之高下者次第給與之潮至海門與山爭勢其爲聲震地弄潮之人解衣露體各執其物拳旗張蓋吹笛鳴鉦若無所挾

持徒手而羣附者以次成列潮益近聲益震前駟如山絕江而上觀者震掉不自禁弄潮之人方且賈勇爭進有一躍而登出乎衆人之上者有隨波逐流與之上下者潮退策勛一躍而登出乎衆人之上者率常醉飽自得且厚持金帛以歸志氣揚揚市井之人甚寵美之其隨波上下者亦以次受金帛飲食之賞有士人者雅善士一旦移於習俗之所寵心顧樂之然畏其徒議已且一躍而上與隨波上下者有時而沉溺

也隱其身於衆人之後一能出其首於平波之間則急引而退亦預金帛飲食之賞而終無溺沉不測之患其鄉人號爲最善弄潮者久之海神若怒曰錢塘之潮天下之至大而不可犯者顧今嗜利之徒娛弄以傲利獨不污我潮乎乃下令水府懲治禁絕之前以弄潮致厚利者頗溺死自是始無敢有弄潮者

仰高亭記

子范子九臯楚人也子吳子某吳人也吳楚相去二千里二子者學不同師遊不同古聲迹不相聞耳目未嘗相接也子范子宦學不偶爲法曹安城子吳子亦以不得志爲永寧郡丞始至安城見子范子於稠人之中則肅然而知敬後子范子如永寧再見焉則悠然而相親旣而相與語相與飲相與出其平生所著書蓋有脗合而無間者子范子作亭於官舍之後雉堞之上以望西南羣山而問名於子吳子子吳子請以仰高名之蓋子范子白髮青衫俚容垢貌循循

默默奔走於衆人之後塵埃之中而其胸中之
所存未易爲世俗言也嘗試與子對一樽於亭
上送飛鴻於天末遺形釋累遊沫於寥廓之上
太虛之中樂乎子范子俛首而笑

休寧縣尉廳壁記

尉掌武官也自上安下曰尉故武官咸以爲名
許真說文謂尉畏也亦尉也故字從尸從示從
寸寸者量禮度以敬上示者陳教令以諭下尸
者典職司以居位秦漢之制國有太尉郡縣亦

皆有尉太尉之職於今爲樞筦與宰相分職而
治號二府郡尉今別乘惟縣尉位在丞簿下凡
縣之盜攘鬪歐賊殺道路郵置冠蓋往來窮山
峻谷平原曠野蹊隧阡陌此疆彼界交錯分爭
州縣之所不能決與凡令丞之所不屑爲者率
以諉尉尉之爲職甚卑而其責甚重然常以文
臣初入仕者爲之凡文臣初入仕非進士擢第
則士大夫之子弟以文臣治武事居甚卑之位
任甚重之責而屬之不習吏事之書生與不知

稼穡艱難之任子故今之為尉而以能稱者常
 少新安今輔郡休寧劇邑其為尉而以能稱者
 往往而有然廳壁故無記前人姓氏名字更代
 歲月有司之籍無傳老吏遺氓亦莫有能言者
 尉金華吳君始孜孜訪求自尚書陳公而下得
 十有八人將刻之石而求記於某某嘗病今之
 君子勇於求進而怠於從事工於治私而苟於
 居官吳君承前政數易廢弛之餘卒徒散亡器
 甲蠹敝頽垣敗屋不比風雨君至之期年鳩集

葺治整整有序又能以其餘力及前人之所未
 嘗為其不苟於居官乃如此尚書陳公為尉時
 新學校以教民起廢陂以利之夷塗僚抑豪右
 以安其所甚病凡邑之為進士者皆以公為師
 其流風遺愛至今不泯其後入為從官出殿方
 面所以自立於世者亦自不朽其更代歲月與
 夫後人之迹自是皆有考焉其善而顯者可法
 其不善若無稱焉者可監詩不云乎執柯伐柯
 其則不遠吾子其益勉焉

直秘閣汪公既葬之三年有芝十一莖產於墓
芝蓋瑞物不常有今其蕃若是豈偶然無謂者
邪其聞之用不盡其才報不酬其德者其流光
必長其遺烈必大何者有餘蓄而未發也惟公
自少以文詞翰墨馳騁諸公間有聲名甚著靖
康之變公首奏記乞以今太上皇帝爲元帥
繫天下望昔朝廷竟用公議府始建公間冒重
圍走府數進計議從征伐有功南渡草創江湖

羣雄各擁衆數萬相犄角爲上流患公雅知其
渠卽請行說諭令罷兵入覲朝廷不頓一戟而
數十萬之衆解甲歸尺籍公名由此益振後權
貴人有嫉之者歷補外郡佐久之權貴人死乃
始用爲江州其誥詞有朕起兵時主簿之語天
下知公且進用矣而遽以不起聞其嘗論公之
功列之建炎諸公間無所愧公之才處之樞機
建之方面必且卓絕震耀有大功光於時無疑
而流落不偶垂二十年才用而不盡功報而未

稱其流光遺烈豈遂沉泯淪沒俱草木以盡其
必發爲瑞物溢爲餘慶蕃衍盛大稱公之德而
後已公名若海字東叟公之子擇善從之好學
能文詞才術絕人蓋能世其家者以人占天芝
之爲祥豈虛應哉

騎鯨軒記

新安汪南美以紹興十年來宰安仁作亭於雲
錦山之巔以其坐挹上清仙巖諸山名曰挹仙
境絕勝郡尉王公良顯爲賦詩殊工後二十有

六年南美之邑子吳子某承乏於此亭已弊甚
而詩與名固無恙且前人之迹不可廢且更也
乃治其後爲小軒取王公騎鯨搏扶搖之語以
名之蓋亭面空闊陵煙霏而軒蔽蔭茂林暎帶
脩竹下臨巨壑旁瞰長流連屬掩抑出沒光景
必登是軒而後亭之境益曠柳州所謂奧如豁
如者幾兩得之也

吹香煖雨香

高登扶海而餘事之熱益熱味出而歸與咬糖

神自不謂耳學受之身或數松林林出於水景

各之善事而空同數

以命其秀為小神取王公編翰與并餘之精以

而精與谷固無恙且而人之並不世氣且更也

六半南美之西于吳子期不之於此亭占體甚

吳文肅公文集卷之十二

宋廣南安撫竹洲吳儆著

明中書舍人裔孫吳瀛校

序

尚書朱公山居三十韻序

新安郡治與其所屬邑皆憑山瞰江映帶林壑

山皆秀拔奇偉多佳木蔥蒨蕃蔚貫四時而不

變江流激冽紆餘澄清與山相稱士大夫生於

其間而立於朝者多自諫坡御史府以進至於

吳文肅公集卷之十二
卿相立功名著風節眎通都大邑無愧或過之
然率多貧多難或寓他郡不能殖生業飾遊觀
爲歸老故鄉之計尚書宋公當塗人世宦於新
安樂其山川之勝而家焉郡治之北有山磐礴
而南與西北山川相爲賓主奇峰遠岫蒼顏秀
色羅列於几席之上平沙漫流風檣煙艇出沒
於履舄之下遠近隱見朝暮晦冥雖巧繪妙言
語者莫能窮其狀盡其變也山之麓有石有泉
有昂霄聳壑千章之木萬竿之竹名花雜果綜

錯其間公夷荒斲險結屋於西崇堂傑閣吞吐
風月紅軒碧甃照映闐闐旣足以稱江山之麗
又依石之奇壯而層出者爲巖疏泉之餘委爲
池因茂林之可芘脩竹之可逕華實纖妍之可
玩高下夷險之異趣者爲堂爲亭爲臺爲榭爲
齋房爲射圃布置設施曲折窈窕雖窮足力不
能徧也其嘗從公舉大白於雲端歌金縷於木
末公出其所賦山居三十韻命其屬和其不能
爲詩而爲之序公自紹興中入朝爲省府其所

建置規畫後之能者不能易退居三十餘年今年七十餘康強如五十許人步上下山如飛尊酒笑談窮晝夜不倦日從賓客按絲竹以與景物相周旋雖承平盛時仕通顯享安榮者不能過南渡士夫所罕及也

送范石湖序

吳郡范至能爲戶曹新安三年州三易將始安撫李公剛毅有大度爲郡以嚴稱人眎之肅然者也李公旣遷繼以檢詳潘公仁厚樂易號長者然謹繩墨不可撓以非法最後秘書洪公有文章名最高又方以政事稱一時三公所趣不同而至能事之輒見引重同時幕府屬邑之吏皆推其能莫與抗老姦吏眎新進士如兒女子侮慢且持之者皆縛手屏迹不敢弄以事至能之才用之天下不患不及仕不患不達然僕聞之才者德之病也名者身之災也莊生有言曰虎豹之文來畋執爨之狗來籍近世功名福祿如韓魏公亦鮮儷矣其言有曰用則可以成功

不用則可以免禍者其惟晦乎至能文正公之族孫將世其家者可無重乎

送程少章遊兩淮序

少章與予生同歲學同師又相好也少章少時工書為詩有佳句中
年偃蹇不得志乃獨寓意於酒浮沉閭里漁樵爭席然其瀟灑出塵之趣
同予時見於沉酣放逸之餘蓋世之知者實少
予獨知之每與之飲至連日夜不已平時易
少章者往往從旁竊怪而少章亦獨與予言

莫逆少章既與世寡合而其家益貧將就食大江之北予方廢棄於時坐眎其窮而不能救也於其行為之太息而已兩淮士夫遇與予契舊相知者試持予言往見之其不相知雖契且舊勿見焉可也

棣華小錄序

一飲一啄昔人謂之前定羣居而論德尚齒而尊賢相與周旋揖遜祇肅怡愉終歲於荒野敗屋之間而不厭者雖以類合亦有夙契紹興乙

吳文肅公集卷之十二
四
亥子吳子自虞庠謁告歸於家邑之士以治經術作文章從予遊者數十人譬諸草木吾臭味也然人生天地間如賓鴻客燕窮達聚散何可常也異時汾陰河南從宦於四方之遠江東渭北相望於千里之外在位彈冠之興樽酒論文之思將於此乎取之小錄所以作也

送詹景陽序

桐川詹景陽從予山中歲終以父命辭歸予不能留也與之班荆於野而別因指山木而問之曰子亦知夫後歲寒而獨彫者歟隆冬之月天地肅殺震風之所摧繁霜之所敗向之蔥蔚勃興而交陰者固已蕭條零亂塵積而枿立矣顧獨蒼然而不變凌厲而愈茂者何邪世謂草木有才良而性燠者不彫且能寒以予考之不然草木未有不易葉而性之燠者不皆能寒大抵發生於春若春之初者至秋冬必瘁其閱四時而後易者皆發生於春之末若夏之初者也予嘗以是考之唐人有云速登者疾顛徐進者少

患天之道也然則景陽無以齒壯而名未遂親
老而祿未及自感且自棄也

送宗人遊術序

宗人吳壽祥家故富少時其祖父教之讀書甚
篤壽祥亦敏悟可喜蓋嘗期之以不墜門戶者
頃之予寓上庠十年而後歸壽祥之祖已不幸
物故壽祥亦廢學逐食日不給間與語乃獨好
言人之貧賤富貴利不利日後當然予初不甚
樂之既而其言往往多合因質以五行變化吉

凶禍福交錯倚伏理之所不可知術家之所難
言者輒能條析其所以然予不能窮其辭易其
好也一日過予自言欲以其術售四方予謂世
之鬻是者其學之專且久未必能過子也然所
以用之顧自有術進趨辯說假借聲勢以遊富
貴之家採聽記錄互相間諜以幸萬一之中微
詞泛論操持兩可鈎人隱微於目睫言動之間
其勤且精若此猶不售今子俚容垢貌言不能
出諸口而欲以是求知於人難矣雖然亦豈無

知者自眎子之命無枉子之術而已

送陳守入覲序

尚書陳公守新安之二年將入覲郡六邑二十萬家若吏若民若士君子莫不咨嗟太息思公之德而惜其去先是新安地瘠賦重其民之生甚瘞而畏法令奉公上甚謹比年守將以其斂之之易而不知其輸之之艱也斂益暴期會益急所賦帛必極厚且重以獨先諸郡爲能盡機杼之巧所不能致中產之民破業不足以輸貧

民避賦流離轉徙且十五愁嘆之聲聞於朝廷主上爲之惻然詔歲減所輸帛六之一而公適來上體聖天子所以哀此下民之意爲之中制使上足以備國之用下不至於窮民之力主賦吏循歲例懼以不及致罪且累公公以身任責行之二年朝廷初不責其過制民以是稍獲安集又新安歲所賦粟於郡常用有餘數前此利其大有餘也益納以大及吏緣爲姦民所輸費率二石而致一石公至量郡所用推

以予民且日戒給受吏無得踰制巧取由是六
邑二十萬家人人皆被公之賜其小人知所愛
而其君子知所敬庶幾自是而後君是邦者皆
知奉上德意賦斂有常民不重病蓋自公始也
某世農民又方以奉祠居里中邦人之情目所
覩也故書之無媿詞

送曹守序

新安在唐號富州至本朝爲江浙窮陋處自楊
行密盜據江淮以其愛將陶雅守新安雅竭民

之力以濟行密之虐至今無爲上言之者故新
安之賦貶天下爲獨重時和歲豐民無遺力地
無遺利歉歉然僅自足一遇水旱強者起爲盜
賊弱者散而之四方抑勢使之自昔而然非一
日之積也淳熙七年秋尚書郎曹侯適來典城
歲大旱其明年大水復大旱公私掃地赤立飢
民嗷嗷朝不夕謀郡內有兵吏之須外有流亡
盜賊之虞實彼則此困左支則右仆侯講求古
今救災之政而力行之凡可以利於民者無所

吳文肅公集卷之十二
不用其至早夜憊心力不少懈至髮爲變白當
此之時使天下之賢且智者而處於此豈能復
出他技奇計以致富庶然侯竟以是被劾去郡
平時飢民家至戶到仰食於侯而不知以爲恩
富民安居樂業而不知以爲功士大夫持異論
間不合者至是始皇皇然憂其繼之之難而德
侯之賜其君子相顧而失色小人環聚而注目
雖欲挽而留之不可得矣昔何武居官無赫赫
之名旣去而人思之詩不云乎民言至公不可

誣也

吳文肅公文集卷之十三

宋廣南安撫竹洲吳儆著

明中書舍人裔孫吳瀛校

祭文

祭張南軒先生文

嗚呼先生其果終邪道路置郵之傳果可信邪
報國遺言惓惓於君子小人之際忍復誦邪嗚
呼先生忠孝之節世有家法淵源之學心契聖
傳今其已矣嗚呼蒼天某生不肖為世所棄先

生誤知見謂忠義相期許國志同生死嗚呼蒼
天負我知己豈惟知己一世所慟士失範模國
喪梁棟嗚呼蒼天窈冥元默呼之而莫予聞撫
之而莫予測惟聖賢之生世幾相逢而或失顧
所施之不究匪斯今其自昔嗚呼先生其又何
感感某負薪膝下久去師席啓手易箒痛已無
及拊棺執紼尚期有日千里寓哀惟泣盡繼之
以血

吳文祭孫縣丞先生彥及文

嗚呼死生通乎晝夜達者以爲當然朋友盡於
始終君子之所甚篤而况某於公有師弟子之
分在禮有心喪三年之服嗚呼哀哉雖欲勿哭
焉得而勿哭惟公寬厚樂易孝友慈祥蕭然陋
巷不顯其光自初泮宮儀羽虞庠爰躋臚仕乃
掾於衡之陽以丞彼南康書最吏課之籍策勛
翰墨之場此公之梗槩也而公之所以蘊諸中
見乎外被乎人者老而彌壯死而不亡久而愈
芳浩浩乎江漢皜皜乎秋陽蓋夫子之言性與

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所得而聞者特發見乎
文章大江之東青衿誦誦浸漬乎膏澤駘蕩乎
春風摩肩乎英俊之躔擊轂乎功名之塗者固
已閭閻乎洙泗之上彬彬乎河汾之陽矣泰山
巖巖魯邦所瞻今其已矣嗚呼蒼天彼童子者
隅坐執燭曰啓予手曰啓予足我之事也而他
人是屬嗚呼哀哉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惟蘇
有臺煙雨茫茫惟徽之山鬱乎莽蒼骨肉復歸
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苟魂氣之無不
之也宜歸來兮故鄉有肉在俎有酒盈觴果魂
氣之無不之也宜歸來兮故鄉嗚呼哀哉宜

祭金靜之文

嗚呼靜之而止此邪平日與子言何如而子其
遂死也吾嘗謂子之心無媿幽明子之學無媿
今古期子以文黼黻王度子之於世曾不獲遇
昔有顏回視師猶父夫子視之不特猶子惟我
與子父子而俱今子之亡予亦何恃嗚呼子親
老矣其將疇依子尚呱呱誰其撫之今我之來

婦哭於室親哭於堂明窓爭几琴書依然而靜
之不復見矣拊棺一慟欲與俱逝

祭吳仲賢文

嗚呼吾兄壽止斯邪惟見幼自樹立遭家多艱
偏事壽母如父之嚴撫育諸弟人莫間言聚族
而居踰五十年既大其家爲徽甲族徽有饑饉
資其積粟親故之貧賴之以足而兄儉以爲德
卑以自牧諸弟事兄如事雍肅肅慶萃一門宜備
五福何嗇之年吳天_某津淑_某之親兄同宗異族

兩家父祖世相親睦童穉交好至老彌篤義則
友朋恩猶手足喪我友朋痛徹骨肉刈我手足
何罰之酷拊膺長號氣絕復續

祭吳廷操文

嗚呼廷操今其何之平生相與如埧如篋一別
三年遽此未歸追念痛極如割如飢嗚呼廷操
天稟忠厚胡豐其才而嗇其壽蒼天蒼天奪我
良友_某以逐食遠羈職守死不及臨其棺病不
及執其手蒼天蒼天負我良友惟廷操有子又

有諸昆身後之托末世長存就使富貴壽考百年曷以易此其又何言有肉在俎有酒盈樽已矣廷操其又何言

三平慈世末... 謝判其終今其向之平主時與收與收一

於吳安樂文

文用... 吳文肅公文集卷之十三終

吳文肅公文集卷之十三終

吳文肅公文集卷之十四

宋廣南安撫竹洲吳儆著

明中書舍人裔孫吳瀛校

雜著

讀羅郢州小飛來記

物之顯晦常係乎其所寓靈隱飛來寓於國門之外且憑附浮屠氏之宮清泉佳木危亭曲檻相與映帶藩飾之都人士女歲時遊集於其上兩宮萬乘數嘗臨幸故其名稱流聞勢望崇重

然非泉石本志而此飛來乃幸遇於崇山復嶺
之間雖人力所不至而天趣益高嵐光水色自
媚於幽閒之境樵蘇之所狎鳧鷗之所馴而華
軒駟馬之所不顧獨高人勝士時一過之爲之
倚徙踟躕不忍舍去此如避世有道之士絕類
離羣不可得而踈舍者爭席不可得而親以此
視彼猶爲獨得其所使泉石有知則爲彼飛來
者當自恨其所寓非所宜而此飛來可以自全
其天安其所無羨於彼無歉於此鵬鷄大小鳧
鶴短長可兩忘也

墨說

蜀人以桐華爲墨雖一時光黑可愛然新則滯
久則敗以歛墨之佳者先後研和用之則蜀膠
爲之融液清澈而歛煙益精明可鑑歛人吳滋
蓋合兩家之所長獨步一時然率以奉權貴要
厚利士大夫不能多致雖如予之僻與之居相
邇平生所得止兩圭今爲福唐張叔潛奪去不
可復得三衢鄭彥珪得法於歛取千歲之松枯

吳文肅公集卷之十四
朽腐敗之餘剝剔而琢削之如粵人治香之法
醮以梧桐之液髹漆之滓積其煙之輕而遠者
以窮冬沍寒之時鑿深山澗谷之凝冰煮堅革
而埏埴之色絕黑而膠清藏之十年必有能辨
之者歲寒然後知松栢雖其煨燼之餘猶耐久
也

題五峰先生知言卷末

右五峰先生知言一書傳於世實甚久凡後學
之自伊洛者皆知敬信服行如洙泗之有孔氏
而吾鄉學者或未見焉某受此書於南軒先生
謹諉諸同志汪伯虞鋟木以廣其傳異時吾黨
之士有文詞者有學問者有才有智而可與立
事者有剛正不撓恬退有守溫厚而寡過者皆
知以此道爲終身根本之地如蕭何之守關中
寇恂之守河內則庶幾乎知所稅駕不然吾懼
其終身之無所歸也

題陳氏雪溪

仕宦如登山足益高所見益奇要之復反平地

然後爲安雪溪平生仕宦無登危涉險之勞而
享其所安者餘三十年雖志得而道行官超而
名顯視公所得孰寡孰多而世之士大夫終不
能以此易彼至於終老且死而不能一日安其
身噫死而可作非斯人吾誰與歸

讀曹氏世濟錄書其後

諫議中舍父子大節著天下名字在史官學士
大夫往往多能言之集中所載如喻良能之序
謂封州以身堅守似睢陽罵賊不屈似常山不

辱家世似魯公庶幾善論人物者黃泊之誌謂
以死捍賊稱其先人之業使天下嘆息秉史筆
者生勁辭爲將臣者厲壯節畏懦圖全者不敢
眎日月嘗推薦者曰我善知人爲之友者曰我
善交賢姻黨里閭皆有好面目盛辭氣以自持
垂名若金壁節行如古人至此不其偉歟其辭
慷慨悲壯足以激忠義之氣劉彝書公與妻子
訣曰吾爲人臣當畱守城汝爲人後當去避賊
蓋方危難迫悚之際而能於忠孝之道曲全如

此非深於學而安於義不能也元厚之詩敘其事簡而盡嚴而有法其次章曰轉戰譙門日再
嘯空拳猶自冒戈爰身垂虎口方堅坐命棄鴻
毛更疾呼柱上杲卿餘斷節袴間杵白得遺孤
予三復其言至於流涕
讀友于堂詩書其後

伍氏兄弟求予賦友于堂詩予辭焉以不能且
諸公之詩已多豈少予詩哉雖然予嘗聞之兄
弟天倫也夫婦人合也孝友天性也利害之所

在人僞之所從起也孟子有言人之所以異於
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今夫天倫之
至親嘗離於人合之間言天性之至愛常奪於
人僞之滋長君子之所存存其天也天之所存
人之所以異於獸禽者也伍氏兄弟為堂合處
而以友于名之其所以自銘之者至矣諸公為
賦詩多知名士時有奇句讀之使人增手足之
愛其所以假寵於伍氏者亦多矣敢問諸公人
皆有兄弟何獨於伍氏焉深嘉而屢嘆之豈今

之人失其所以爲人者衆而謂伍氏爲賢邪蓋嘗以人合之能敗天倫人僞之能滅天性爲天下之有兄弟者言之使之無失其所以爲人者乎伍氏誠賢予不能盡知獨以諸公之詩而知之始伍氏見予時有母氏之喪踰三年矣予問其居閒無事讀書當益富今秋亦應舉否伍自言母未葬服未除爲之感慨者久之

名一枝菴

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士大夫奔走四方窮日夜之力爲千歲之計曾一枝之樂之不知豈不哀哉某以乾道己丑十月過雲峰道人堅无與語樂之因宿其菴念此身自是長物長物所資如是足矣此外更求何時而已因名其菴曰一枝菴

宴邕守樂語

太守古諸侯夙重价藩之寄別乘半刺史素居上佐之聯况金蘭臭味之相同而伯仲埧篋之迭奏一樽相屬千里同謠判府安撫堂堂一世

吳文肅公集卷之十四
之英落落萬人之傑筆精墨妙揚巨刃以摩天
雪白蘭薰藹貴名之起日建高牙於大府振戎
索於遐封夷夏咸寧兵民兼裕玉關人未老行
奉萬年之觴銀燭坐生春共極一時之賞通判
奉議以敬事長行樂及時高柳咽新蟬奏薰風
入絃之韻華屋飛乳燕正桐陰轉午之初羽扇
綸巾雍容談笑霓裳翠袖謳咽笙簧敢以巴人
之詞上侑醉翁之操

騶馭曾鳴帝里珂一麾出守古牂牁龍媒入貢
漢天子銅柱重聞馬伏波萬里爭傳麒麟像滿
城謹唱舊樵歌着人茉莉花如雪不醉花前花
奈何

勸農文

安仁官長今奉天子之令與爾父老飲食於郊
備宣天子仁聖敦本勸農之意復以官長身所
更歷者爲爾父老言之官長家世業農知吾農
民甚苦寒於蠶而不足於衣熱於耘而不足於
食凡國家宗廟社稷之奉軍旅之須官吏之俸

卷之十四
七
祿州縣之用度一絲一粒無非取辦於吾農民
且有里胥之追呼官吏之刑責豪右大家之兼
并遊手亡賴之生事凡所以苦吾農民者復不
一也然明則有法令惟吾農民是卹幽則有鬼
神亦惟吾農民是依農民之家誠能長幼相率
竭力從事無怠於輸則無追呼之擾無囂於訟
則無刑責之及睦於閨門比於鄉黨則兼并生
事之人亦不應無故而相加場圃既登牛羊在
野婚姻往來爲酒爲食以相勞苦亦可以自樂

於寬閒之野而無羨於世之貴且富者彼忘本
逐末之人冒風波蹈險阻終身於憂患而不能
一日安其居甚至於顛覆喪亡而不得復返於
其鄉者亦豈如吾農民安生樂業自相保聚之
爲福哉爾父老春秋高矣眎爾之州縣鄉黨富
貴長久子孫蕃盛之家孰非務本力農積善守
道之所致噫爾之家雖甚苦而有天下之至樂
爾之業雖甚勞而有天下之至利官長以父母
年老無以爲養勉強從仕以苟寸祿若與爾父

老相安三年善罷而歸定當子負耒耜婦供餉
饁相與深耕於舊隴以盡菽水之歡遂安居之
樂與爾父老同為太平之耆民志願足矣

記鼠

鄰有廩久不發鼠孕育其中甚小而蕃蓋鼪鼠
也一日發眎怒甚盡其類磔而尸之子吳子見
而嘆之曰是其為生也甚微其害於人也亦小
而為人所不容如此則夫憑高恃勢坐耗大倉
之粟肆其虐於人者獨能飽食安居而無禍吾
不信也

勸學文

古人有臨渴掘井之喻痛其平昔不讀書也然
臨渴掘井猶有得泉之理至渴不肯掘井者是
終渴死無悔也上庠有一同舍嘗以二句題座
右云思場屋苦發讀書心當其三條燭盡之時
邏卒執箠而叱之催卷之聲譟如雷震內顧旁
遑無所復有辭竭不能思筆停不能搖曳白而
出為可恥塞白而終為可惜三年之思二親之

念其苦尤甚於地獄也諸公亦曾於熟睡聚話
羣飲之際而思之乎

不肖也
古人亦謂其共之而莫不歸書也
...

吳文肅公文集卷之十五

宋廣南安撫竹洲吳儆著

明中書舍人裔孫吳瀛校

銘贊

賜笏銘

紹興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皇帝御集英

殿賜 臣王十朋等二十一人及第 臣某蒙恩在

選中仍賜袍笏釋褐 臣某謹拜手稽首銘而藏

之銘曰

正爾所思謹爾所執無忽無怠天威咫尺

寫真自贊

性多忤物智不及事習踈慵而樂放肆澤雉畜
乎樊中神雖王而失其性拂其志噫

戲題東湖畫像

以為東湖邪則揖之而莫予顧扣之而莫予應
以為非東湖邪則厖眉大目豐頰高頤恍若平
生蓋彼之所謂東湖者以血氣而此之所謂東
湖者以丹青血氣之所聚可以為東湖則丹青
之所設獨不可以為東湖邪

硯銘

石一拳之多水一勺之深酌焉而不竭堅乎其
不磷蛟龍生之寶藏興焉茲其所以為珍歟

硯銘

王氏長甥晬日外大父以刷絲硯試之因
為銘曰

天機列緒地軸舒文經緯六合淪入堅珉山翁
得之壽爾外孫羔羊比德金鑾出綸黼黻王度

紹爾慶門水為羔羊出巖金鑿出餘餘燐王夷

天又游此山曾文孫韓六合命人望矩山餘

君不能給筆札於王堂効捐軀於中書顧介然而不變乃塵坐之與居子不云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又

歛穴端巖孰魯孰衛遠不必踈近不必比惟適用之為貴亦何分乎彼是

又

端巖之英龍眠之藏寘於寓齋文其世昌

石爐銘

圓其外而剝其中其堅足以久其虛足以容風生火熾鳴金沸水而斯石也獨尸烹飪之功何哉

竹篋銘

嚴則肅寬則弛肅過則離弛過則邪不幸而過寧離無邪故曰鞭朴不可弛於家

祈陽石屏銘

祈陽石屏銘

吳文肅公集卷之十五
楚之南粵之北惟祈之陽懿厥質江山千里何
咫尺天之蒼蒼其正色

吳文肅公文集卷之十六

宋廣南安撫竹洲吳儆著

明中書舍人裔孫吳瀛校

古賦

辭附

浮丘仙賦

并序

黃山在新安郡治之西北百里而遙山之麓有
廟祠浮丘相傳黃帝嘗鍊丹於茲山故名浮丘
黃帝時人事遠不可考然浮丘之爲仙見於列
仙傳及古今稱之者甚著黃之爲山崛奇偉麗

眎海內諸名山無愧又產丹砂及諸神仙久眎
之藥則浮丘之所嘗至若居之無疑番陽洪公
爲郡之明年作亭於雉堞之上以望黃山而榜
曰浮丘其客延陵吳某嘗從公其上裴回四顧
慨然長想竊謂浮丘之祠於茲山舊矣前乎此
君是邦者爲堂爲亭取郡故事以名者略盡獨
浮丘之名畱以遺公豈偶然哉因爲之賦以代
慶生之祝其詞曰
宋黃南文無竹賦吳炳著
客有道岷峨下巫峽歷九疑登衡廬徜徉乎鴈

蕩怡擬乎觀罟求所謂安期羨門之屬而無得
者將羸貲航海指蓬萊方丈瀛洲之山而問津
焉或謂大江之南淝河之西有閔福地仙靈攸
棲黃序表號浮丘揭祠烏用遺近而遐慕信耳
而卽誣客乃釋棹登舟物色輿圖朝發軔乎渤
澥夕彌節乎山隅乃攀株榛陟堆埼臨絕壁俯
清溪穹石林立壘砢甃鑿突若山峙錯若碁置
銳者簪植踞者虎眎飛瀑激流狂波跳沫橫潰
逆折瀉瀑澎溲其上則有青壁萬尋摩豁曾凌

日彩朝爛彤霞暮蒸絳靈砂之發竇赫溪流之
變蘋紛瓶汲而益負粲血疑而星沉其陽則有
涇涇奧竇鬱律嬋娟中隱燭龍旁通虞淵窪石
坎流有泉滃然挹之玉潔探之湯溫旱焦山而
不竭寒凝海而不冰以沐則髮澤而神悅以浴
則愈瘍而散陰却立而仰視則危峰挺石旅列
青冥或敷若蓮華或擎若爐薰或儼若我冠或
端若蠹屏或垂若倚蓋或騫若抗旌或植若劒
戟或肩若友朋或旁附而不贊或中立而不傾

或頽若下隕或企若上騰或崇隆以極壯或剛
耿而孤撐或雀兔從龍以傑出或刻削蟠霓而
爭衡軒者輕者奇者偶者背者向者竦者蹲者
銳者夷者偃蹇而驕者曩顛而怒者嚴厲而勁
正踞肆而磐礴者叢出角立瓌詭奇崛惕心駭
目羌莫得而紀名於時涼風暮肅白露宵零空
山無人天高月明若有雞犬金石之音起於煙
霏空翠之間雜以飄風流水之聲遙颺欵卉若
遠若邈乃經窈窕緣欽崎披奧鬱達希夷曾宮

峴其特起臨蒼崖而敞庭鏤金壁以飾璫盤玉
瑱以居楹發倒茄之渥彩敷密藻之晁英右平
緻磬左城梯珉函紛流離耀日涵星乃有倕佺
伯喬綠華赤斧山圖木羽之倫旅進於東序青
琴宓妃昌容連眉陽都雲英之屬敘立於西榮
其餘要眇都閭艷麗連娟蜚幟拂羽垂髻摩蘭
的皪漚鬱騷殺削戍於前後左右者不可殫述
俄有冰姿瑩潔玉質清癯冠蟬冕佩瓊琚而出
者旅東之賓立西之侶酌沆瀣之華羞屑瓊之
蕊傴僂俯伏以次而進吹縵鳳之笙擊靈鼉之
鼓歌雲屏碧柰之詩奏霓裳羽衣之舞鏗錡悠
揚搖翹容與蓋非俚耳之所得聞而塵目之所
嘗覩也客乃屏立竊嘆問諸執事者曰此浮丘
仙也邪曰然曰昔相如稱列仙之儒居山澤間
形容甚癯者殆是乎曰不然天地以不息爲道
至人以利物爲德葆其真以自固安其居以自
適侶龍蛇與草木瘠其形於山澤譬杜櫟之不
才徒增圍於累百若茲仙者乘天地之正御六

氣之辯積而爲道德舒而爲文章散而爲利澤
萃而爲功名三公之位不足以爲其貴萬鍾之
祿不足以爲其富上及有虞下及五伯不足以
爲其壽雖亭亭物表之姿皎皎霞外之質不受
膏粱之滋而爾民固已肥矣奚其癯客於是恍
然自失再拜而起迨明而疏之實八月九日也

良干竭賦

并序

紹興二十有七年秋八月詔以樞密院檢詳潘
公刺新安公至問民所疾苦與以所宜興者會

有以良干竭久廢請復之公爲庀司鳩徒授以
規畫閱三月竭成先是附城之東平原延袤數
十里民障溪引水溉以爲田收至畝一鍾兼并
家遽富溢至有以米籍地爲夸侈者未幾竭以
震圯積五十年莫能復復之輒震由是城東之
田多荒民多流亡存者兼重賦病之久矣至是
興復如初而天變亦息歲大稔民益德公以爲
非公之誠有相之者莫能興是役也幕府從事
屬邑之吏相與作爲歌詩記序贊頌論述甚備

公旣以言去而民益思之延陵吳某曰是可賦也其詞曰
道新安而東駕遡連山以北馳忽原田之晻靄
被禾黍之離離紛茂實之垂黃稗綠蔚其涵滋
軾吾車以延望渺雲委而風披遵蘭膏之渙漭
兮驚長虹之委蛇引鄭白之駛流兮決龍首之
勇波放平野以四溢兮勢同挽夫天河伊洪源
之所自兮浩漫漫之平川屹中流之砥柱兮擁
萬馬以莫前捷木囊石山積而阜亘兮偉橫海
之鯨鱣醜餘波以殺怒兮駭濤江其上奔飛流
濺沫騰蹕噴薄洄洑而鯢旋兮沸羌廬之瀑泉
積瀟淪於上流兮餘委漫其稽天鬱蒼蒼之一
色兮蹇心惕而神寒粵有老漁飛桂楫濯清輝
登舟揖客顧而言曰客亦知夫此陂之興廢乎
自陂之西達於東城平臯行其如席錯隴畝之
縱橫渠陂水以灌之率一畝而一鍾彼豪右之
肆貪兮連阡陌以爲雄席羨溢之餘貲兮委而
履之地也肆皇天之震怒兮涸其富之源也惟

絕流之巨障兮勢盤石之固也何一夕之雷雨
兮曾毫釐之不遺積五十年莫能復兮或復焉
輒震之惟茫茫之沃野兮昔杭稌之所宜藜莠
莽其亡際兮叢薄蔓其相依賦名存田榛榛其
旣蕪兮縱鞭撻焉奚爲幸使君之牽帷兮哀此
民之無祐乃訪故老乃命官吏乃涖乃度乃經
乃理糗糧畚鍤土石材葦儲之旣具取之有所
然後集農工而授之若靈臺之始附計者度者
畫者指者負者運者餉者帥者或引或啓或窒
或決或培或鑿或築或增謹趨兮如雲橐鼓兮
弗勝考龍大兮戒事閱三月而告成凡水積兮
成淵渠決兮如雨浩源委之無窮極陸海之饒
富皆使君之膏澤也今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
不足以爲公之報治金伐石垂耀無極不足以
尉民之思伊君門之九重兮儼虎豹之奧羸孰
列城而上控兮無遽奪乎焉依若是者其可乎
客曰吾聞君子之於民也施之而不期其報利
之而不居其成矧爾使君國之股肱將利澤乎

四海豈下邑之能淹也哉漁者俛而不言仰而
長吁鼓枻而去

冰玉辭令無惑乎此蓋其昔其可乎

隴西李次山主歛之海寧簿既終更延陵吳某
歌冰玉之辭以送之義蓋取蘇少翁廉潔不撓
冰清而玉剛者也其辭曰凡而跡之跡而跡之
夫何精純嚴烈之氣兮鍾爲玉而疑爲冰深山
兮大澤氣白虹兮貫朝日震風青
浩其無垠
兮慘陰壑其凌曾客有謂予曰
君子之德也

剛不可撓清不受緇中涵和而蘊潔輝光粲其
陸離羌若人之好脩兮攬其華以爲佩雜茵桂
與蕙茝兮衆芳藹其萃之揖孤竹使先路兮顧
汲直吾與歸排九關而謁帝兮奄培風予上征
御右告予以日莫兮崿九折其欽欽進無鄰吾
孰舍兮後無徒莫吾與按吾轡遵大路兮視吾
行之委蛇步瑤瑊之嬋娟兮粲綬章之萎蕤記
曰進則抑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吾子其
遲之

賦

白蟻傾巢之悲
以賦之然
然王維
也吾子其
亦之委
謝之辭
無之飲
飲令榮
榮之委
委之

吳文肅公文集卷之十七

宋廣南安撫竹洲吳倣著

明中書舍人裔孫吳瀛校

古風

子吳子

某

既結茆竹洲以娛親復于居之

前沼為亭以朝爽名之蓋亭西面於晨興

看山為宜

抱甕自灌園勝遊貴人門有口自酌酒勝與俗

人言園中多蔓草晨夕費鉏芟遇夜或風雨安

得久盤旋村酒不常有有亦多苦酸而况醉中
語繆誤人所嫌不如飽喫飯清風北窓眠眠多
則無覺夢境仍多端惟有古斷簡言行皆聖賢
讀之未竟篇眇昏如夢間讀竟亦何爲聚訟徒
喧煩厭煩以靜勝又類枯木禪握苗不耘苗亡
羊兩茫然何如池上亭虛曠可看山山色日夕
佳晨興夜氣還宴坐日過午清陰猶未遷西山
倦挂頰南山興悠然晚山雖好不遮日誰能觸
熱望長安

題新安僉廳挂笏亭

高山如高人可仰不可褻山中老鉏犁山前走
車轍終日對孱巖如目不見睫高人與高山千
里風期接妙思入青冥毫端寄明滅况復簿領
中見此寒爰築悠然境意會芻豢端自悅手板
亦何爲趨走背汗浹從渠且倒持吾自支吾頰

題騎牛圖

陳仲舉賢良熙寧中言新法不便謫南
康酒稅叅兩黃犢時與劉凝之跨之遊

廬山李伯時繪爲圖今藏其家

汗血聲利場舉世循一軌霜風老巖鯨松路石
齒齒牛瘦僕夫疲累累山谷裏兩翁非病狂顧
獨不取彼牛背有佳處未可語俗子夷齊向千
載凜凜有生氣試問齊景公烏用馬千駟千
里代陳無已述懷

偶讀後山序少遊字謂熙豐間眉蘇公
之守徐余以民事太守間見如客楊秦
觀子過焉置醴備樂如師弟子因悵然有

感夫以邦君之賢如蘇公客如秦子而
無已獨以民間見其能無槩於懷然讀
其詩未嘗及是因爲補遺之章以信陳
子之志

胡馬嘶北風越鳥依南枝人生有氣類千里傾
風期君看漆室女中宵倚楹悲從君不憚遠秋
露濕人衣南山白石爛漫漫何時旦獨立占少
微搔手空三嘆

和孫先生彥及棣華堂詩韻

伏蒙頒示棣華堂詩引援古今發明大義使學者知不徒事汗墨而已讀之稟然增手足之愛佩仰厚賜亡以爲喻輒依元韻亂道拜呈

大雅久不作聲色淫鄭紫古來非一秦焚厄故如此西都盛經學聚訟自茲始建安委道真典午事玄理錦縠蔚雲霧組紉亦信美後生不着眼千古空信耳誦習號純儒曠達稱高士有如富賢賈多藏不能使又如病酒狂沉醪糟粕旨

源流日以遠循襲不爲恥先生秉大雅江東今夫子持身不夷惠漫仕無愠喜學術心自得筌蹄視經史蘭舟翼桂楫巨川端可涖我家世從公公欲出泥滓愚不堪世用非人不我以破屋蔭蓬根春薺老墻址寂寞誰肯顧公獨不我鄙遺之珠玉篇諄諄說友弟直欲障頽波肯與爲茅靡觀公用意處可與召穆比弟兄吾手足父母吾怙恃盡此菽水歡還勝有酒醕古來願爲兄日月不可弭聖賢師百世河海潤千里公如

大醫王一世膏肓起

寄題鄭集之醉夢齋

利欲醺人心濃如飲醇耐沉湎死不休寧論千
日久豈知糟丘中醒狂亦時有天地育萬彙亦
各賦匹偶人情豈相遠好惡隨妍醜集之年方
壯濯濯春月柳性獨與人殊無婦奉箕箒丈室
誇醉夢作詩詔朋友古來醉夢人亡羊孰先後
寒儒醉糟粕酸澁寧可口莊生夢蝴蝶幻境徒
紛糾富貴得志士列屋羅螭首象牀粲錦幄踈
綺深朱牖酣寢喚不醒鼻息春雷吼梅花霜雪
姿紙帳蔬筍臭問君有何好甘作老鰥叟窮狀
徒纍纍鴛債長負負猶如荷旃人難論純綿厚
但問雪煎茶何如羊羔酒

次韻南軒先生榕溪閣閣山谷所名也

紹聖用事臣黨與紛相樛當代幾忠良一朝咸
黜幽太史坐直筆愈黜名愈休消長關否泰天
意匪人謀纍臣誰司城獨爲景物畱當時西復
南萬里不停輶誰知百年定欲起九京遊積莽

新陳迹寒泉薦水甌想當千騎臨水木寒蕭颯
我公今伊傳茲焉少夷猶炎方凋瘵餘公來今
已瘳榕溪兩甘棠千載誰劣優太史後凋松公
如巨川舟

注叔耕見訪不數日別去惡語爲贈兼簡

子用子美二友

負釁得老窮掃軌事幽屏跼然羅雀門有客頎
而整悲歡十年別樽酒清夜未妙句時驚人盈
軸肯傾廩三日語未休霜寒夢歸省臨流分別
袂波光照孤影重念吾故人雪屋清燈冷劉子
抱遺經深井汲脩綆曹子中庸學天理窮性命
老驥鼓不作拳旗望公等天晴風日佳何時過
魁徑石鼎燃豆其水菹煮湯餅

題陳仲禮四知軒且當折柳之意

陳侯一世豪筆力萬人敵臥之百尺樓平眎劉
元德收斂湖海氣一室僅容膝平生不欺心自
護如拱壁客來問字細論文旋糶官梁買酒樽
夜深四壁冷徹骨酒酣一笑溫如春三年官滿

何所畜滿船稚乳書幾束長安侯門高於天束
薪炊米桂炊玉問君持此將安歸君言歲收可
百斛吾儕本無膏粱念况今老矣其何欲宰相
時來則爲之切莫倒行夸食肉百只對平視

寄題淳安陳令君讀書林

能吏事深刻商利謹毫釐俗吏趨期會簿書自
羈縻寥寥絃歌聲千古空餘思還淳山水邑令
君丘壑姿邑民本無事君亦何所爲治已物自
治化行風薦移君復何所欲讀書常不足挂腹

五千卷插架三萬軸曾未出毫芒萬室已蒙福
堂東松竹林昔時閔荒榛堂中燈燭光昔時照
紅裙今何聲吾伊蕭蕭風雨晨問君有社稷亦
復有人民奈何獨自苦學道則愛人

以竹牀贈楊信伯古詩代簡

此君丘壑姿不受世炎涼那知猶有用未免斤
斧傷矯揉加尺度指繞百鍊剛直節其枕藉凜
氣薦冰霜紈扇有用舍杞栝真賊戕所用已卑
賤幸升君子堂用之苟非人珪璧污閨房君家

鴻鵠羣風雨今對牀故今廁其間貴賤可兩忘
他時飛雪或不常煩君拂拭懸虹梁除非高士
延孺子無今年少辱真王
和唐秘校見貽長篇

君才離奇臥壑松力回萬年匠非哲我如坎井
可窺底短綆未汲固自竭饑寒駘置簿領中巧
匠旁觀指濡血逢人首下尻益高敢遇督郵腰
不折憧憧往來窮朝昏負負江湖弄風月邑雖
陋室無佳士稍輸城府開私謁平生聞人說項

斯秀句秋江更清澈鼃徑經雨忽蛩然傾困倒
廩不我屑渥注汗血絕後殿天球河圖合前列
要知冷煖須自知舐蜜中邊不容說癡兒徒癡
不了事相畱湯餅未暇設如今豈止傾蓋舊向
者固已聞風說命之窮達有宿分男兒功名在
晚節未應種豆趣南山試一上書干北闕君不
見少陵流落老更窮長嘆自比稷與契

題李休寧藏齋

洛陽李民瞻以藏名其子讀書之齋廣

平程泰之既爲之記延陵吳某復爲賦

詩蓋民瞻之命名有取於藏焉脩焉息

焉游焉學之道也泰之之言曰藏也者

得而有之之謂也欲其居而自得之也

某之詩以爲學始於拒其外拒其外所

以固其內也因某之詩以馴致乎泰之

之記可矣

璧玉世所珍常以十襲藏虎豹亦自愛霧雨澤

其章璧玉瑱玷缺郊廟登琮璜虎豹養成文倏

變風飛揚李侯知愛子納於道德塲劓翳開雲

肩挹潔抗風窻萬軸架牙籤千篇垂琳琅燈火

秋夜未爐薰春晝長黃卷對聖賢北窻臥羲皇

欲不接耳目心靜發天光性守蹈宮庭禮教嚴

範防城堅無畏敵楫具川可航茲焉寄遊息鵬

路觀翱翔

宿神潭洪氏醉經堂

久客急歸程風雨事馳騫黃流鳴澗壑餘波或

被路堆埼珠聯屬石徑齒齟齬籃輿惴危登杖

策阻深度行行忽平崗神潭渺東注徒旅鳩後
先煙火休薄暮主人延客入丈室千卷聚醉經
揭佳名巨軸舒新句我亦舊高陽糟粕嘗已屢
人言薄滋味舌根恐未具君但中聖賢當自知
佳處

題祝聖寺浮梁道中

金碧照征涂松竹開幽徑山僧壽八十腴貌精
眎聽囊鉢罄錙銖棟宇事嚴整如公方外人眎
世一泡影辛勤畢此生更欲傳不泯當家第父

蓄居位蠹國政眎公豈容誅三嘆發深省

楊村道中邂逅趙仁甫

脩途轉清溪孤村帶寒日瀟灑竹間亭意行成
小立賓主莫誰何悠然良自適俄有貴公子胡
驄搖寶勒下馬相勞苦呼酒道疇昔遂令麋鹿
姿頗爲人物色佳實進霜堅異釀引寒碧興盡
還獨歸沙頭寒月白

題陽山寺

憶昨去家時涼風肅巾屨閭里重遠別祖席煩

吳文肅公集卷之十七
親故期會趨晷刻倉卒戒徒御首尾遍吳楚復
退分携處歲月拂塵壁廊廡識故步故人新絳
帷方履盈外戶褰裳喜我來寒溫問良苦樽酒
開驩顏雞黍羞珍具欲少爲君畱歸心已先鶩
年少未仕初飽食厠庠序束書事遨遊光陰等
閒度一爲升斗縻奔走窮朝暮欲學不可得雖
悔復誰諉諸君其早圖前覆戒吾車

獨酌

松竹開幽徑蓬蒿闕荆扉庭前兩梧桐濃綠涵
清輝南楹開半山晨夕異煙霏樽酒自賓主幽
鳥更損筮飲罷兩無言還讀淵明詩

早起

積雨霽窮秋柴扃立清曉溪光照煙岫未覺秋
容老溪邊鳥白林他日沒飛鳥濃綠半枯枝殷
紅亂衰草搖落想騷人洞庭風嫋嫋

送吳令君

吾欲贈君以彭澤江邊之柳不如贈君以傳巖
野外之梅柳色但知管離別梅花獨首百花开

花開雖托桃李徑成實終爲廊廟材冰霜清冷
溪橋側聊與人間作春色日邊調鼎待君來已
聞驛使傳消息

送王國器歸宣城

綠槐庭院鎖薰風雙雙乳燕穿簾櫳石榴花蹙
宮羅樣荔子枝翻蜀錦紅海山秀色藏日色袞
作英豪儀上國鵬翼瀾翻徙北溟龍煤天矯東
西極高蹤逸韻不容攀家聲世德以蟬聯吏能
精銳龔黃上人物風流晉宋間海寧巖邑千山

底牛刀割雞聊爾耳卷入河陽滿縣花風行鄭
國垂街李往歲如今杆桐空今年衣褐足虞冬
往歲如今新陳腐今年麩麥盈千鍾田家宴喜
歌時豐咸知陰相有神功魚羔擊豕趨城東金
壁樓臺煙靄中瞻彼南山遙舉酒插花起舞爲
君壽神人歡樂何其多令君福祿如山河

送王國器歸宣城

吾不送君以南浦傷離之曲吾不送君以渭城
惜別之觴君今跨馬行遠陌陌上槐花日已黃

吳文肅公文集卷之十七
十一
槐花黃時舉子忙君心應逐白雲翔君來桃李
春未晚喜君幽韻如蘭芳東風披拂香滿路君
不卽人人豈忘澄江靜練楚天長疊嶂高樓秋
月涼使君高會羅紅粧樽前醉客第王楊明年
上國富春光風帘煙柳沙河塘集英班退馬蹄
疾都人爭看綠衣郎

吳文肅公文集卷之十七終

吳文肅公文集卷之十八

宋廣南安撫竹洲吳儆著

明中書舍人裔孫吳瀛校

律詩

題古巖舊嘗侍孫先生題名巖中二首

白日瀟瀟松徑靜紅蕖冉冉洞門深風涵廣宇
生虛籟夢破西窓上夕陰景物眼前渾似舊塵
埃題處忍重尋羸驂落日孤村路塵土依然滿
病襟

覆簣一拳進嵌空百肘寬僧房因石室蟻穴夢
槐安塵路十年別松風六月寒淒涼舊題處不
忍更重看

過叢桂堂故叔祖教授讀書之所

古瓦頽垣迹已陳孤猿別鶴自哀吟可憐叢桂
煙蕪沒惟有一池春水深秀木千章新過雨寒
山一帶暮傷心清風明月時來此夢斷雲飛何
處尋

送洪史君赴闕移節會府

史君文彩漢相如暫向明時縮左符爲郡似家
身似客視民如子吏如奴魯公金石光千古吏
部文章妙兩都戴白垂髻相與語如公治行向
來無

酹月亭

周郎人道古英雄漢室顛危合奮忠萬里中原
猶未復一朝赤壁偶成功新亭且對江山勝陳
迹俱隨歲月空把酒仍歌前後賦九原喚起老
坡翁

和金尚書棣華堂詩韻

吳氏之不造有年矣而近歲讀書者稍
倍於前所以師表而教誨之者有吾叔
祖故進士及第彥啓與今伯父民宗叔
祖棄諸孫八年矣今之所以執經而進
見質疑而問義與有所法而不敢爲非
者惟吾伯父在乃者家君闢屋數椽以
棣華名之金丈殿院貽以佳什伯父賡
和且敘所以名齋之意訓諸子姪焉

某

不揆輒借韻亂道少伸傾戴之私

自其顏巷傳家學敢比虞庠覲國光幸不北轅
求適楚寧須挾策去遊梁下承上覆期相庇蒂
固根深會益芳吾黨未能冥一唯爲裁狂簡斐
然章

晚步

水靜偏明眼山高不受塵晴沙棲白鳥野渡集
歸人問字誰持酒行歌有負薪娟娟孤月影獨
覺向人新

拾梧子

雞犬三家市蓬蒿一畝宮奉盤厭筭蕨秋子積
梧桐客夢五年過文盟千里同時清臺省貴袞
袞看諸公

送錢虞仲兄弟

燈火相從總角初只今已是十年餘窮愁懶漫
吾猶故文采雍容子甚都借連璧肯來同寂寞
歸鞍寧不少躊躇風流一別應如雨儻有來鴻
細作書

次韻李提點雪中登樓之什二首

高情應與水雲寬江北江南望渺漫逐馬銀盃
端可賞屯邊鐵甲得無寒已知與國同休戚且
慶豐年表治安殺氣已消春意動曠曠日色上
雲端

朝來園柳變融和深院啼鴉少客過清坐漸看
銀色遍佳眠更覺溜聲多謾誇明月舟中興爭
似銷金帳底歌夜入蔡州擒叛將擬將椽筆頌
元和

和呂守環秀堂三首

久合鳴珂上九關一麾猶許飽看山豐年諸縣
公事少燕寢清香兵衛閒鳥度屏風明水鏡雲
生畫棟擁螺鬟向來蛛網蝸涎污勝處豈非天
地慳

一州如斗帶溪山空翠家家遶畫欄丘壑自非
胷次有雲煙誰暇靜中看衣冠共識家風在閭
里方知漢法寬戴白垂髻相與語今年有飯飽
加餐

田家但識豐年樂見說花城日更長如獲從公
時拄笏尚能援筆侑飛觴雞豚社甕年年酒柿
栗園林樹樹霜更倩漁郎問樵徑深山深處是
吾鄉

休日飲直之運屬家

天與吾人臭味同一官落魄郡城東偶逢休暇
追鳧鶩閒拂塵埃勘鼎鐘適意不知華袞貴醉
餘聊看舞裙紅只愁寒漏催羣動又踏朝靴逐
曉風

次徐令韻

少日曾披九虎關誰憐投老却乘邊貳車謾說
半刺史多稼惟欣大有年榆柳關河無犬吠牛
羊阡陌斷烽煙王關人老知無用廟筭如今出
萬全

還程彥舉詩卷

文采於菟見一班舊知句法有淵源慙慙不廢
琢磨力圓熟幾無斧鑿痕明日風煙空有夢何
時樽酒得重論秋來景物皆佳句寫寄銀鈎莫

厭煩

清明陰雨呈同舍

薄薄輕寒作許陰村村花柳爲誰新良辰欣見
百五日冠者仍餘五六人冷雨凄風連午夜飛
花流水一年春窺園未阻江東興陌上應多翠
黛顰

弋陽道中

積雨今朝霽東臯晚日紅人家深蔽樹野水闊
浮空久客仍行役青春已過中嶺頭凝望處腸

吳文肅公集卷之十六
斷白雲東

和劉守韻

劉喜佛

使君元是一高僧宿昔詩成自不禁便合元劉
論伯仲豈同郊島費呻吟浮雲出岫本無意立
雪齊腰謾覓心掃灑煙塵須博博看看九虎下
綸音

送張丞歸平江

來何遲暮去何忙不道離人欲斷腸清節如君
誰可繼遺風他日愈難忘鱸肥酒熟歸時好好水
綠山青去與長便恐鷓鴣行須筇羽藍橋風月兩
相忘

次韻李提點雪中登樓之什

樓高思遠入天涯瑤海光中景象賒未說因風
翻柳絮須看和月上梅花山茶有句真成畫
詩
有雪中庭栢無心不受誇人物梁園零落久一
山茶詩時勝賞屬詩家

湖濱賞鑒精家

山水畫文才集公下覽皆入卷之十九

吳文肅公文集卷之十九

宋廣南安撫竹洲吳儆著

明中書舍人裔孫吳瀛校

絕句

番陽道中

畫楫朱薨綠靄中華顛翠岫倚輕風行人腸斷
古鳥處猶在雲山東復東

寓郡城客舍熱不可寐與程彥舉坐語達

次日旦雲樓對對無聲阿黨自西來高州必城

淡月微雲對倚樓無聲河漢自西流高城忽起
梅花弄散作晴空萬里秋

古為壬午二月桃方盛開雪積其上光輝紅潤
畫餅不可形狀以二詩紀之

天桃先已醉春風青女猶爭造化功應與騷人
嫌太赤故將鉛粉注深紅

粲粲乘鸞萬玉妃肯將紅豔鬪光輝只應時宴
瑤池罷猶帶天邊醉色歸

吳文偶成

晚來一雨破炎蒸蕉葉葵花照眼明稍與燈花
尋舊約却嫌庭樹作秋聲

趙同叔開軒植竹以自娛樂諸公雖爲賦
詩而未嘗有見之者某不日北歸同叔亦
爲楚令尹矣詩以餽之

手種琅玕翠竹行幽窻一見自心涼君家有此
揚州鶴倦客無由對一觴

夜來新月已如霜倚玉縈風別是香說與東君
須早計扁舟早晚下瀟湘

寓壺源僧舍三絕

風簷浙浙褪新青
書展殘燈翳復明
讀罷離騷還獨坐
此時此夜若為情

悶來掩卷已三更
風露涓涓月滿庭
閒撲流螢衝暗樹
危梢點點墮寒星

歸來閉戶還高枕
窻隙微通月影斜
風急忽驚烏鵲起
空塔款款墮松花

簾送人詩代簡二首

一幅冰紈織翠筠
風涵秋水碧鱗鱗
北窻高臥

正須此捲似閑曹
吏隱人

幽窻相對小匡牀
藍淺紗輕水麝香
退食歸來高枕處
滿林風雨夢瀟湘

題月巖

題詩山寺不勝多人力
爭如造化何安得
短蓬巖下瀨長看
清影照寒波

答范石湖牡丹詩

范詩有風日等閒猶不到外邊蜂蝶莫紛紛之

句

滿城桃李已塵埃
麗日稠紅次第開
竹裏柴扉

掩春晝坐看蜂蝶去還來

以烏紗巾餉客

落托烏紗墊角巾已將清泚滌京塵請君便漉淵明酒醉後從他雪滿簪

題劉氏幽香亭

壬寅十一月下潮立

雪後園林無限好松間風月有餘清見他桃李動歸興想見梅花不勝情

和張幹三公亭

此亭廢已久但有舊趾存

三公偉績絕前塵千古凌煙向月明剪盡甘棠

殺風景遺民猶記舊亭名

說謎三絕

已卯之冬月餘端坐無以度日因聚諸童幼極其歡笑時與相說謎雖鄙俚不稽至於可笑輒爲絕倒因戲爲數語示之

滿身珠翠間花鈿舞到梁州最可憐一捻宮腰如束素清風明月畫堂前

簾

又

楚楚衣裳兩頰紅冠兒斜墜脚兒弓夜來塞上
無消息玉筋偷彈對曉風雞

又

奔波來往一生忙方寸包藏不可量用盡心機
還骨立為他人作嫁衣裳梭

吳文肅公文集卷之十九終

吳文肅公文集卷之二十

宋廣南安撫竹洲吳儆著

明中書舍人裔孫吳瀛校

樂府

念奴嬌壽程致政

涼生秋早正梧桐院落風清月白簾捲香凝人
笑喜應是瀛洲仙謫雲遶華梁花明綵服中有
人華髮恩袍藍綠高年况已踰百最是有子
宜家蘭堦方競珠履延佳客好喚凌波來洛浦

吳文肅公集卷之二十一
醉促霓裳仙拍玉井開蓮金莖承露莫惜金樽
側試占弧北祥光已映南極

驀山溪

效樵歌體

清晨早起小閣遙山翠頰面整冠巾問寢罷安
排菽水隨家豐儉不羨五侯鯖軟煮肉熟炊秔
適意爲甘旨中庭散步一盞雲濤細迤邐竹洲
中坐息與行歌隨意逡巡酒熟呼喚社中人花
下石水邊亭醉便頽然睡

老人和

園林何有脩竹搖蒼翠春到小桃溪看綠滿一
池春水花開日煖兒姪競追隨挑野蕪網溪魚
有酒多且旨去來聚散無必亦無意說地或
談天更休問語言粗細誰強誰弱誰是又誰非
過去事未來事一枕騰騰睡

滿庭芳

寄葉蔚宗

宿雨滋蘭輕風颭柳新來隨處和融幽蘭曲徑
花氣巧相通燕子纔飛又語帶芹泥時點芳叢
微中酒日長睡起心事在眉峰年年春好處

聯鑣蕩槳拾翠按紅任金貂醉脫不放盃空誰
信風流一別當時事已逐飛鴻雲山晚欄杆罷
倚煙寺起踈鐘

又用前韻併寄

水滿池塘鶯啼楊柳燕忙知爲泥融桃花流水
竹外小橋通又是一春憔悴摘殘英遶遍芳叢
長安遠平蕪盡處疊疊但雲峰 西湖行樂處
牙檣漾鷁錦帳翻紅想年時桃李應已成空欲
寫相思寄與雲天闊難覓征鴻空疑想時時殘
夢依約上陽鐘

虞美人送益章赴會試

銀屏一夜金風細便作中秋意碧天如水月如
眉已有征鴻摩月向南飛

作讀如佐

金樽滿酌蟾

宮客莫促陽關拍須知丹桂擅秋天千里嬋娟
指日十分圓

又七夕

飛橋駕鵲天津闊雲馭看看發相思惟恨不相
逢及至相逢還是去匆匆 垂綏插竹真堪笑

吳文肅公集卷之二十一
欲乞天孫巧天孫多巧謾多愁巧得千般爭解
勸卽畱

又

雙眸剪水團香雪雲際看新月生綃籠粉倚窻
紗全似瑤池踈影浸梅花金翹翠靨雙蛾淺
斂袂低歌扇羞紅膩臉語聲低想見流蘇帳掩
燭明時

西江月

竹裏全無暑氣溪邊長有清風荷花落日照酣
紅雨過遙山翠重老作宮祠散漢本來田舍
村翁腰纏三萬祿千鍾也是一塲春夢

浣紗溪題星洲寺

十里青山泝碧流夕陽沙晚片帆收重重煙樹
出層樓人去人歸芳草渡鷗飛鷗沒白瀕洲
碧梧翠竹記曾遊

又次范石湖韻

歛浦錢塘一水通閒雲如幕碧重重吳山應在
碧雲東無力海棠風澹漾困眠宮柳日蔥蘢

眼前春色爲誰濃

又題餘干傳舍

畫楯朱欄繞碧山平湖倚徙水雲寬人家楊柳帶汀灣
目力已隨飛鳥盡機心還逐白鷗閒
蕭蕭微雨晚來寒

又登鎮遠樓

寒日孤城特地紅瘦藤扶我上西風一川平遠
畫圖中
江海一身真客燕雲天萬里看歸鴻
吳山應在白雲東

又竹洲七夕

秋到郊原日夜涼黍禾高下已垂黃荷花猶有
晚來香
天上佳期稱七夕人間好景是秋光
竹洲有月可徜徉

又

風入枯藜衣袂涼江楓園柳半青黃洗車飛雨帶天香
世事一場真大夢宦情都薄似秋光
竹洲有酒可徜徉

又和前鎮遠韻

吳文肅公集卷之二十一
五
斜陽波底濕微紅朱欄翠袖倚輕風
平平山色有無中
俛首微官真自縛高飛遠舉羨冥鴻
何時一艇大江東

又梅

茅舍踈籬出素英臨風照水眩精神
娟娟新月又黃昏
峭約寒枝香未透細看頻嗅獨消魂
爲誰清瘦不禁春

減字木蘭花中秋獨與靜之飲

碧梧秋老滿地琅玕紛不掃門掩黃昏
惟有年時月照人
淒涼滿眼肯作六年燈火伴莫說
淒涼來歲如今天一方

又朱子淵見和次韻爲謝

思君欲老一榻塵生誰與掃祿仰晨昏
同是遲遲去魯人
行當洗眼看子青藜來夜伴莫變
炎涼斬馬還須請上方

又

少陵未老曾把千人軍獨掃髮白
眵昏却作天涯流落人
只堪合眼夜直誰能潛入伴斗酒

西涼何似卑飛且遠方

又

此身已老三徑都荒長却掃面目塵昏怕着朝
章揖貴人難瞞明眼只有青山堪作伴觸事
心涼無病何勞更覓方

念奴嬌壽陳尚書母夫人

東風着意正羣芳未放蟠桃初綴王母當年親
手種來作人間上瑞婺女星躔金華福地聊駐
千千歲恰纔八十分未及一二况是間生英
賢名高日月未說文昌貴今日凝香稱壽筆來
歲袞衣當發黃貼天香太白珍膳押賜傳中旨
戲拈金菓宮娥應是爭取

又壽吳宰

延州積慶到如今千載芳傳遺緒世襲簪纓來
舊治依約棠陰如故百里休聲之年遺愛若迹
高今古邑人盡道即君福過渠父小州縣豈久
徒勞漢家密令須作三公去今人花城稱壽處
他日榮歸禁路黃貼天有上尊名酒押賜傳天

吳文肅公集卷之二十一
語朱顏綠鬢腰黃紬蹙金縷

又

相逢恨晚人誰道早有輕離輕折不是無情都
只爲離合因緣難測秋去雲鴻春深花絮風雨
隨南北絮飛鴻散問誰解得得君自舉遠高
飛知他此去萍梗何時息雅閣幽窓歡笑處回
首翻成陳迹小楷緘題細行針線一一重收拾
風花雪月此生長是思憶

西江月

山色不隨春老竹枝長向人新桃蹊李徑已成
陰深院鶯啼人靜塵世白駒過隙人情蒼狗
浮雲不須計較謾勞神且恁隨緣任運

又春題別墅

浣紗溪

煖日和風竝鳥啼畦英隴麥綠新齊人家桑柘
午陰迷山色解隨春意遠殘陽還傍遠山低
晚風歸路杜鵑啼

又

和前次范石湖韻

簾額風微紫燕通樓頭柳暗碧雲重玉人爭勸

吳文肅公集卷之二十一
玉西東 醉擁雕金鞍蹀躞夜歸花院玉蔥龍
歸心何事與山濃

又代作

已是青春欲暮天酒愁離恨不禁添樽前休說
見即難別後要知還有意生前莫道便無緣鴈
來頻寄小蠻牋

又戲陳子長

汗褪香紅雪瑩肌裝餘靜麗霧裁衣晚涼新浴
倚欄時 簾捲輕風斜鬢髮杯深新月墮蛾眉

此時風味許誰知

朝中措

代宋仲溫上德操

文章聲價擅南州人物更風流豈久徒勞州縣
看看催上瀛洲朱顏綠鬢畫堂標玉寶帶垂鏐
睡起八軌影轉歸來雙燭光浮

棣華雜著

附

識齋記

夫物能眩人以不識耳魑魅魍魎識其所爲象不能神其姦優人裹章服據案叱使人如令人識其戲也以爲笑不爲畏今閭巷民無尋丈之見而欲爲鬼爲蜮以欺人有田一夫買爵一級自謂富貴可以驚人嗚呼人固識之矣果能爲人誑乎金靜之生於里巷介然自持不爲俗人下氣人謂靜之固爲行之不屈也一日誅茅築

室讀書其中名曰識齋且曰其意如是靜之俛
焉而笑書爲識齋記

摩蒼軒記

予旣名靜之讀書之室曰識齋又以摩蒼名其
軒蓋取杜工部草堂之什黃鵠摩蒼天之句靜
之爲室盤旋一席之地茅茨下垂僅免偃僂取
名摩蒼無乃不類乎予謂天之蒼蒼無有窮盡
而可以木石與之爭高凡人爲身之適以樽櫨
案稅爲麗者其人之志止此也而氣亦從之靜

之漚然山澤之儒其志甚高其行甚峻其文如
其人一言一字痛自約束而其氣振作揭厲憤
勇激烈譬之虎豹不可繫而維之故謂其室也
不踰蓬蒿之門有摩蒼之勢故取之名其軒

贈桂縣丞挂冠序

桂信中江西老先生丞於徽之休寧未半歲上
章致其官先生之年尚未及謝丞雖卑所以貳
令其道足以行乎百里如丞負予則耕去牙角
對松吟哦亦可以自樂何遽至於棄其仕也凡

人苟以爲名則終南蒿少視爲捷徑於先生非
斯人之徒也先生少年抱負大名累薦於禮部
不一得以恩出仕安之不以爲意今其老矣寧
復有意於世哉先生初以言幕府郡將高先生
所爲曰當成盛美勉終三考從法賜章服可爲
子孫地先生曰吾不計是也顧吾欲歸耳今先
生之歸也有臺榭備遊觀田疇足歲事子孫詵
詵童僕欣欣時從車騎市羊酒相與過故舊爲
樂是亦足以自慰矣且聞先生家貧甍伏臘蒸
嘗不足於歲先生顧不爲子孫地獨不爲口腹
哉先生曰吾顧貧且性不樂是也噫士固有激
憤於一世之所爲至不與共夫下不然位高勢
迫人所同疾則挂冠神武拂衣山林是且不爲
難也而先生則無是也先生來休寧以誠待人
人亦以誠安之今其去民戀其恩士高其行而
先生之心則未知之也邑之士吳某以樸直結
知先生亦自謂能知先生曰先生其陶靖節之
徒乎衆曰然書以爲送行序

某嘗以學譬之獵獵之獲功狗也發踪指示人
也人之爲學貴於見而師之者有指而示之蹤
也不見其人聞而師之此視物而得其影也昔
羣弟子相與事夫子其得常異乎人也夫子語
孟懿子以問孝惟曰無違樊遲獲承其問而遂
有得於生事死葬以禮之說夫子語子貢以問
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得反覆其事然
後知兵可去食可去而信不可去樊遲問智子

曰知人問仁子曰愛人遲未達也而夫子又與
之言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蓋見而師之者
常得詳且盡不如後人惟聞其言無所開議以
究其指歸故下而學琴亦欲得指法佛者相語
每曰某嘗見某人尊宿而韓退之亦言衡湘進
士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悉有法度非虛
言也某不佞少有志於學文習之不能以有見
蓋喟然嘆息以爲曾子固梅聖俞蘇子美嘗得
見歐陽公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無已張文

潛亦及從蘇氏兄弟而謝顯道楊中立游定夫亦及事程伊川皆因其所見咸各有所得而吾獨不得生乎其時也始爲舉子文問於毗陵陳尚書曰押闔當如是關鍵當如是習其言以游上庠見謂爲能信人汪公來爲國子司業第其文爲諸生第一使錄學事暇日謂曰學當爲有用因出通鑑一書曰讀是出古今有餘地矣某退而讀其書頗以其言稍稍爲文未能出也及陳公死汪公西而某始入仕是又將學以趨事上官啓問贊謝則有駢四儷六之文稍有志於當世以文墨自効則有風賦雅頌之什制詔文誥之詞其爲事君理民從政泄事是又有出處進退之議設施注措之方不可以無學某備弟子員十有六年從諸先生與其徒論當世人物高下咸以爲純全備具明白粹達可仰可師者惟閣下其人今乃得而見之紹興之初士亦未之學自閣下始以博學宏詞傳於天下宗之以爲師彼掌王言秉鈞軸者皆君之餘也而閣下

縮手於旁觀之地故相言上方力引用而閣下以議論不合去曰吾惟其是也士大夫皆能誦其言今屈臨一城勤民之事恤民之隱寬厚樂易一待以君子長者之道而能行之以公用之以儒術獄訟不失其情敷教不失其計時有所果斷而必行發摘而不容者情見姦立有補於風化是其為純全備具明白粹達可仰可師者而某已得之方冊講之學校而見諸行事以沐浴其恩澤歌詠其德化矣顧有學焉而欲問問焉而欲辯辯焉而不達則明示其端如子貢樊遲從事乎夫子以聽其言議為詳且盡然後為至也某昨為飢寒累其心而因分其日力耘人舍已今從閣下得祠祿以奉親朝昏遂優游於學問而閣下太守也以教其民為任也是又可進也昔陳無已序少游字說自熙寧元豐之時眉蘇之守徐予以民事太守間見如客楊秦子過焉備禮作樂為師弟子陳之獲托於蘇門實自此時也某不能無望於此也惟閣下憐其意

而進之

見蔣樞丐祠書

竊爲臣子之所以自立於世者惟忠與孝夫子以爲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君親一心也忠孝一事也或曰忠孝不兩全或曰彼爲孝子彼爲忠臣是皆不得其道而審處焉者也夫事有緩急勢有輕重使夫爲臣而獲處於可以有爲之地而又智謀足以毗國才術足以辦事則奮不顧身義先國家是爲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之大也如其智不獲用才不能爲苟安冗散於國家之事如江湖鳧鴈不計多少而親之年已及親之養無期冬夏缺溫清晨昏忘定省而曰吾爲君忘親是得以爲忠乎故君親一心也忠孝一事也惟當其緩急而審其所輕重云爾以某不肖廩食大學十有六年矣今犬馬之齒四十有奇而始以一官自効則遠近難易宜非所當問也顧如某者雜之選部螻蟻未足以爲喻使之得佐一邑盡力簿書爲不失職於國豈少是哉

今家貧二親之年皆餘八十大人平日多畏足跡不踰十里之外而老母不樂聞箠楚之聲以是家不置鞭朴某之調簿淳安也其缺五年特以地去家一葦之航職之會計無與於刑且庶乎二親之或往也親曰待汝五年吾九十寧爲兒行也使某舍九十之親而奔走於一命寢不及夕食不及視則某爲自抱終身之憂故以此易彼直一羽一鈞之輕也仰惟 聖天子方以孝治天下而某官相之方以其所事親者移以

事君則於人子之情宜有察焉者也某庠序諸生蒙被教育自銖累毫積而至於叨竊科第皆先生卵而翼之今者入仕如適千里方起於足下而先生進執國政且將以門闌之舊託於爐錘之中故曩者進見輒以冒昧於換嶽廟差遣仰蒙鈞慈憐而許之今復敢敘其情而書其緩急以進惟鈞造有容捐升斗之祿使得以畢反哺之恩則異時所以事國者其日爲尚長也俯伏待命

與蔣叅政啓

受業均庠校優三舍奉祠衡嶽祿逮雙親仰戴
生成惟知感惕伏念_某遊學最久處世無聞往
來十六年徒積菴鹽之嘆小大幾百戰未成圭
黍之名屬廟堂收多士之英眷庠序極一時之
選作新士類丕變文風春誦夏絃知所自勉月
書季考本以至公因緣骫骳之爲僥倖鈞鎔之
末考行藝於博士累媿在盧前俾規矩於諸生
不敢與蕃齒遂躋上舍獲對廣廷自惟才踈宜
於人後拜丹墀而賜第幸叨一命之榮從黃甲
而注官乃待五年之遠顧親老矣能爲兒行舉
室枵然無爲歲計念弟子事先生之久適聖主
得賢臣之初敬伸竿牘之私仰扣鈞衡之造簿
書不報獲逃筮楚之威菽水盡歡遂竊斗升之
祿使以已而爲計能於此而復踰某官沉厚難
名高明自得大圭不琢混然而全於天止水爲
淵靜乎其足以鑑越自臨軒之首對卽爲當
宁之心知潔靜精微有深於易溫良恭儉得異

諸人徑歷禁途遂參揆路蓋黃髮而在位或一時日月之功惟黑頭而爲公實千載風雲之會眷言疵賤曾預甄收使奉香火之因不爲塵埃之棄其敢不勉思報稱益勵操脩讀平生未見之書究古人有用之學輔贊彌縫以藏諸用將舉三代而比隆又負區植各安所施願備一枝而自効

棣華雜著終

附錄

勅奉議郎吳儼除通判邕州

一郡之守在汝守貳察姦舉能旣復其舊矣則達政之吏可以有爲爾通鍊民事旣試有勞其從所請以觀來効

勅如右牒到奉行

淳熙元年三月六日

勅廣南西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都巡檢吳儼

近自畿甸遠至海隅朕視其地如戶庭視其民如一家爾判邕州而廉平達於朕聽是用命爾安撫嶺表其一乃心毋或鄙夷其民如在朕側往惟欽哉

勅如右牒到奉行

淳熙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進竹洲文集上表錄本

臣資深言臣曾祖臣倣所著文集十卷繕寫成帙謹詣登聞檢院投

進者哀輯陳編悵祖風之悠邈遭逢

聖世希

宸渥之褒揚進賚

闕庭退忘鄙野臣實惶實懼頓首頓首臣竊以唐宗覩故笏猶思魏徵之賢孝廟序遺文誕錫蘇軾之謚或

睠求於數世或

褒表於再傳伊人之懷惟道所在臣伏念曾祖
臣傲生而坎壈志則激昂抱膝長吟以伊呂而
自許著書垂世非孔孟則不談才狹垓紘氣吞
胡虜繫單于之頸視表餌之策非疏寢淮南之
謀於社稷之臣爲近挺若偉節著於當時載觀
乾淳之間實號人物之盛朱熹鳴於古歛張栻
顯於長沙浙左二呂之典刑江西兩陸之標致
靡不相友咸與齊聲故在膠庠則其行尊歷州

縣則其用顯府臺論薦交章公車旒屐歎嘉興
思

當宁雖懷才之甚遠竟賣志以莫施然禮樂彬
彬尚多河汾之弟子而日月炳炳猶存屈氏之
離騷儻待時而獲彰庶流芳之不泯恭惟
皇帝陛下綱維治統

寤寐英賢聞鉅鹿良將之名思得復用讀上林
子虛之賦恨不同時蓋嘗
振發潛光

附錄表
二
褒錄往哲凡曰先臣之雅舊皆蒙

謚典之微稱忍令太陽之華尚遺枯骨獨使九
泉之恨空結營魂臣隕涕潛然緘書惕若敢冀
燕閒之賜覽特昭

鴻霈以易名起地下之脩文死猶可作效身後
之結草義其敢忘臣所繕寫曾祖臣倣文集總
爲一十冊謹囊封隨表上
進以

聞臣冒犯

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實惶實懼頓首頓
首謹言

嘉熙二年十一月

日徽州布衣臣吳資深

上表

奉

聖旨降付尚書省

聖旨制以尚書省

奉

上奏

嘉熙二年十一月

首藪言

天淵無外煇曰吳營之至日曾

文肅吳公謚議并

勅牒

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吏部狀准寶祐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指揮送下太常寺申據徽州布衣吳資深狀乞照前本州知郡謝少監保奏送所屬為曾祖故邕州安撫吳儆定謚事今具下項一寶祐四年十一月太常寺狀申准寶祐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指揮送下據徽州布衣吳資深狀乞照前本州知郡謝少監保奏送所屬

附錄詩詞
四
為曾祖安撫倣定謚事批送禮部太常寺契勘
申本寺除已開具條令數內一淳熙三年四月
十五日勅節文三省同奉

聖旨今後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法應得謚
并勛德節義聲施彰著不以官品特命謚者竝
先經有司議定申中書門下省具奏取旨依舊
制更不命詞止備所議給告吏部牒本家照會
照得徽州申奏吳倣定謚身歿之後官不及謚
行當及謚若照前項條令係是特降命謚指揮

申乞施行去後七月二十六日再准指揮送禮
部太常寺分明契勘吳安撫行實應否議謚指
定申本寺施詳吳資深繳到行狀及本州奏節
文見得吳倣文行勛名度越前脩觀其攘寇弭
盜稟稟忠義真有汛掃河洛之志明經博史著
書立言大抵皆有補於世教本寺開具條令在
前未敢自擅議謚今欲指定具申

朝廷如從今來奏內保明行實行下本寺以憑
訂謚申乞施行去後寶祐四年八月十四日准

都省批下本寺申前項事理送禮部太常寺從所申事理施行准此本寺遵照批下事理請委奉議郎新除太常博士洪芹擬撰故邕州安撫吳公儆謚議曰古之端師明傳如鄉之老及大夫者以德行教其鄉其教人之大倫五所以範風俗甚厚漢之東學士大夫閒居教授猶數百人以故清節危行夾習鄉正師道廢久矣明道景祐安定胡先生以仁義禮樂教東南之士士競以明體適用為學於時湖學最盛純仁之真溫藻之淵篤覺之純明公輔之簡諒以高第為名臣訖元祐嘉賴之公博極羣書而約之經親格世事而貫之理兄弟自相師友又取正天下所謂有道者晦菴朱文公南軒張宣公東萊呂成公極相愛敬公監邕州有嘉政南軒以書告晦菴曰吳益恭忠義果斷緩急可仗未見其匹及召還南軒書孔子之剛曾子之勇南方之強三章以別又勞以書曰益恭才氣事業烏可掩抑對揚忠言必當上意公嘗記尊己堂惓惓

附錄
天爵人爵之辯重哀世之苟得無恥者晦菴讀
之喜曰往者張荊州呂著作皆稱吳邕州之才
今讀其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蓋公存乎德行
勢榮利達不與存焉初公爲太學舉錄屏邏卒
重學館體宰安仁勤吏事如麤官倅邕攝州事
以清德服夷落時南軒經略嶺右遇事疑必咨
公籤郵往復日至再三南軒以公治行轉聞得
召公與南軒書而除之
陞對條天下大計忠慮深遠

阜陵嘉獎甚寔鄉用矣公以親老謁歸晨昏候
起居膝下延親所素相好者從容觴詠以爲親
娛又時與來學者考德藝商古今分齋肄業如
湖學教法四方之雋從者如雲相與推尊曰竹
洲先生士及門冠倫魁者方公恬汪公義端其
他明經通政術者甚衆大率竹洲先生之教也
夫教者以仁義爲教學者以仁義爲學者也未
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
阜陵以孝治天下又得乾淳諸老轉相講授以

教爲人臣子者當時道誼風節之士參錯
朝廷州縣間愚夫婦皆知忠君孝父過江以來
天地綱常與
國脈相延洪以到于今夫豈一朝一夕故哉今
天子躬聖德
建皇極關洛大儒厥旣褒德乾淳諸老以次易
名足以風四方矣謹按謚法敏而好古曰文剛
德克就曰肅公老學有剛操棄美仕養志以得
其親又推所學以淑天下士非博於文剛而無

欲者能之乎請以文肅爲公謚謹議今承本官
擬撰謚議一本題連在前伏乞

朝廷詳酌行下吏部考功覆謚施行伏候指揮
本部承准指揮送吏部覆謚申尋送法司去後
一檢准條法指揮諸謚光祿大夫節度使以上
本家不以葬前後錄行狀二本申所屬繳奏其
文竝錄事實或本家不願請謚者取子孫狀以
聞其蘊德丘園聲聞顯著雖無官爵聽所屬奏
賜淳熙三年四月十五日勅今後王公及職事

官三品以上法應得謚并勛德節義聲實彰著不以官品特命謚者竝先經有司議定申中書門下省具奏取旨更不命詞止備坐所議給告吏部牒本家照會一本部請官覆謚去後承朝請卽行宗正丞兼景獻府教授兼權考功卽官龔應之擬撰覆謚議議曰乾道淳熙間天下有三先生晦菴朱文公在建南軒張宣公在湘東萊呂成公在浙志同道合凡其著書立言躬行踐履莫不以周張二程爲本而上遡乎洙泗之

學慶元權姦用國立僞學之名以斥逐正人驅一世而納諸名利之域風頽瀾倒士昧所擇非卓然特立不以禍福得喪爲念者不肯登三先生之門而與之交也炎漢東黨錮禍烈士大夫相尚名節一切不顧公之操守趨向迥出流俗獨取重於三先生往來汗簡中楊震黃憲之流也公資稟雄拔學貫古今諸子百家博習靡遺忠義果斷緩急可仗文辭峽傾嶷峙雷轟潮汛餘子縮手驚悸自爲舉錄以至爲尉爲宰爲倅

附錄言言
九
為州為帥政事皆奇絕陞對論恢復大計謂逆
亮送死之時可以長驅中原拓境土而立社稷
諸將乃不能北渡以發一矢及南北之勢既分
方謀進取以圖難成之功事機兩失議論切當
前賢所未及使公得任鈇鉞之寄擒頡利以獻
天子不為虛語矣歛之山攢青聚翠萬壘倚天
神仙異人多所窟宅孕秀產奇鍾為人物而公
與紫陽夫子同郡人也豈偶然者才高而用少
學奧而售希公之不遇亦時耳功名事業得為

則為之何足芥蒂孝弟忠信士所當脩者不可
斯須缺結廬於寒松脩竹蒼蔚之地迎八十之
親奉觴酒怡愉其間奚減萬鍾哉下帷教授負
笈而來者歲數百人師道立而善人多新田之
芑中沚之莪所以助國育才者菁菁然其盛澤
流教傳不可以目前論也公之交遊滿東南如
龍川陳公梭山陸公石湖范公止齋陳公皆當
世文章之伯問學之粹也慕公名而願與之友
以天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公之名實彰彰

乎不可掩矣生不得展其才歿不得揚其名爲善者懼何以勸

聖天子表勵周程朱張之學乾淳之老師宿儒班班皆已賜謚奚庸缺典於公謚法敏而好古曰文剛德克就曰肅公博學而文莊毅而肅謚曰文肅無異議謹議伏候指揮十二月十八日奉

聖旨依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寶祐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勅牒

尚書吏部

故朝散郎知邕州兼廣南西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盜賊公事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兼提點買馬事吳儆

牒奉

勅宜賜謚曰文肅牒至準

勅故牒

寶祐五年二月

日書令史徐世榮給

主事謝令史尹鈺

宗正丞兼景獻府教授兼權考功郎官龔

起居郎兼吏部侍郎兼直院兼中書兼祭酒兼

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兼侍講林

權尚書吏部侍郎時暫兼權給事中兼資善堂

翊善孫

宋故朝散郎知邕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兼廣南西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盜賊公

事沿邊溪洞都巡檢使兼提點買馬事竹洲先

生吳公行狀

曾祖師政妣程氏

祖俊妣汪氏繼妣魏氏

父舜選故奉議郎賜緋魚袋妣金氏封安

公初諱儼避秀園諱改曰徹字益恭吳其姓也

人

吳自泰伯以國得姓其子孫散四方譜牒不可攷獨居歛之休寧者最盛公之高曾世以長者稱薄取而厚施視糴之貴平其價以出之施及旁郡全活者甚衆至奉議公襲德彌厚一夕與夫人金氏坐月下有二星飛入懷衆異之曰其吳氏種德之證有子之祥乎已而宣和之甲辰果生國錄公俯乙巳十二月之朔又生公公生而穎悟日誦千餘言十歲屬文已能道老生宿儒之所不能道弱冠與國錄公遊太學時四方

之英俊萃焉月與角筆墨短長輒居首選儕輩相與嘆服爲之語曰眉山三蘇江東二吳以上舍高選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明州鄞縣尉三十二年遇恩陞脩職即隆興元年獲彊盜改承事即三年差充婺州教授不赴乾道二年差知饒州安仁縣四年轉宣教即七年丁母艱服闋淳熙元年轉奉議即通判邕州五年任滿轉承議即被召上殿除知州兼廣南西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盜賊公事沿邊溪洞都巡

檢使兼提點買馬事親老句祠主管台州崇道
觀六年轉朝奉郎七年轉朝散郎差知泰州句
祠復主管台州崇道觀十年致其事以淳熙十
年二月二十七日卒享年五十有九公天資雄
渾學該體用高遠而不爲迂切近而不爲陋上
下數千年間世變升降制度因革粲然若指諸
掌而能劑量之以道出入諸子百家天官稗說
靡不洞究而能折衷之以聖人之經故其發爲
文辭涵瀟演漾嚴潔淵奧每一引筆若飄風驟
雨不可止遏旁觀駭立悚汗而公初未嘗屑意
也公英邁慷慨忠義激烈雖窮居厄處抱膝長
吟常以社稷安危爲己任方

隆興天子銳意北向效奇獻策者無筭公獨憮
然曰是碌碌者鈞取爵位耳烏足與語大計使
吾得當一面提精兵數萬必擒頡利以報天子
蓋公平日之志也當時宗工鉅卿如晦菴朱公
南軒張公東萊呂公龍川陳公梭山陸公石湖
范公止齋陳公及知名之士數十人皆與公友

善公之倅邕也南軒以書告晦菴曰吳益恭忠義果斷緩急可仗未見其匹及歸自邕而得對也南軒書孔子之剛曾子之勇南方之強三章以諭別既而又以書相勞於中都曰益恭才氣事業烏可掩抑對揚忠言必當上意至龍川則反覆太息徧告於東萊與石天民曰此君蹉跎日以老矣今茲得對或有遇合之理其爲一時名公所慕重蓋如此初公未第爲太學錄時天子勵精以選卒廉察中外一日且至膠庠公曰

此曹挾小忠簸弄耳目今闖足至此異時六館之士以非所宜言與大不敬論報豈不上累聖朝執而答之曰國有令汝無故烏得輒入卒噤受笞去不復至蓋公之風裁峻整臨機果決已見於爲布衣時得第尉鄞竝海盜出沒鬼神不可踪跡間來掠民家輒去朝廷雖宿將重兵不能禁公潛布耳目盜所至輒知之單馬徑造捕者隨至盜驚謂神卒有先登被創者公解脫裘以衣之親與傳藥士卒皆感慨爭奮願空賊

以報及宰安仁安仁舊號冷邑公至則肅吏厚
民薄征緩賦異時負販少有至者公立爲會市
會之日官無征斂市不二價約束明肅商賈四
集皆得所欲以歸於是井邑饒富江東壯縣或
愧焉時歲大旱公度民將艱食預約一縣戶口
所欠米若干令富民儲蓄以備境內賴以不飢
會旁境飢民百十爲羣攫食偷活惡少年乘之
爲盜勢駸駸且犯境州人以為憂遣兵數百戍
之或有勸公避者公奮然曰吾爲令顧委命若
等是謂草間求活吾寧與賊死况不必死乎籍
丁壯閱之公馳馬橫槊其間聲勢張甚有無賴
子襲旁邑所爲者法外出新意殺之以令盜聞
之皆恐懼縮頸不敢犯事已自効不報然不便
者從而媒孽之以是坐累數年公嘗言於孝宗
皇帝曰盜賊弄兵驚陛下之赤子甚至阻山澤
殺吏士遣大將發重兵而不能定皆由帥憲守
令罷軟不任職治之不早以至滋蔓難圖仁哉
斯言使安仁非公盜滋蔓矣法吏乃反以爲公

罪此識者所甚痛也暨通判邕州沿邊溪洞蠻獠少不得意則反側南軒張公經略廣右有疑事悉以咨公寘郵筒往來籌畫日至再至三公曲爲之盡畢就條理郡闕守檄攝郡事有自杞蠻者勢強盛服屬化外諸國至羈縻州境上其人皆長大勇悍善鬪且歲數千人至橫山市馬日益橫忽其酋必程持國書來爭論淳熙三年蠻人與其官兵相殺傷因及十餘事以乾正爲年號州人大恐公嚴兵庭見之其詞色驕甚公

責以汝國本小小聚落只因朝廷許汝市馬歲得銀帛二十餘萬今三十年矣汝國以此富强役屬諸蠻若忘朝廷厚恩邪輒敢妄有邀求吾當聞諸朝絕汝買馬之路又以不用本朝年號且犯廟諱詰之酋遂屈服有田州下閉洞首領凌謐以掠良民與化外諸國爲市人易金一兩伎藝者倍之每歲上邊買馬遣丁夫除驛道輒爲掠去公屢委所屬追問謐不伏以兵擒之梟首於市遠近稱快又有安平州酋長李棧藏匿

逃逋窺伺叵測累年帥憲不能令州有虞兵逸去公大書尺紙示械如期而來且惶懼遣使以書幣請罪公責而釋之還其書幣械歎往時太守率以賄遷公清如冰吾敢慢乎於是兩江五十餘洞戒告部落無有違者且曰吾寧貧窮毋犯吳公留邕三年績効不可殫紀南軒露薦於朝得旨赴都堂審察去之日若士若民若吏若兵合數千人遮道流涕奔告諸臺借留公陞對首論恢復大計謂天下之大勢有二天下之大

計亦有二有紛紛未定之勢有立國相持之勢紛紛未定之勢利疾戰立國相持之勢宜緩圖方逆亮就戮中原之勢幾至紛紛諸將乃不能渡淮而發一矢及葛虜定位南北之勢復成立敵張浚虞允文乃欲長驅以定中國進退緩急皆兩失之此功業所以未建今之議者不察持苟安之說者欲保守江左爲欲速之計者便謂中原可平臣未嘗不痛惜於斯也臣願陛下治兵積粟涵勇韜力俟彼之勢寢以陵夷則以舟

師出其東蜀兵出其西且戰且守稍稍前進東自齊以圖晉西自隴以圖秦爲祖逖譙梁戰守之謀而無桓溫劉裕深入遠鬪之患迨其壞亂糾合諸路之兵以天聲震之一戎衣而天下定矣若彼之勢未至於是雖一兵一騎不可輕動聞者始知公規略宏遠區畫精密平日慷慨自許非孟浪叫呼者也使公獲展其志應敵着數各隨局面如環無端功業可量也哉及論自杞蠻二廣官吏與治賊之方皆切中事機孝宗皇

帝嘉獎欲除公御史適邕又闕守上以馬政爲憂復以邕筦屬公時奉議公已八十公曰吾奉親以往乎親且老離井里以戚吾親非孝也上方以孝治天下其念我乎力請上爲惻然予祠已而思之擢知秦州復以親老請祠公孝友出於天性常視奉議公嘖笑以爲欣戚所居之前有洲廣數畝舊種竹蒼翠可愛奉議公樂之於是結廬其上環以秋冬不凋之木日奉觴酒怡愉其中又以餘閒與從遊之朋窮經論史攷德

訂業四方之士聞之負笈而至歲數百人居不足以容或相率結茅其傍因號爲竹洲先生公分齋肄業如安定胡學之法以教之士由以成材者有方公恬首春官汪公義端首臚傳其他簪佩滿州縣言有章行有操官有業問有學未有不白竹洲之門者公之沒也奉議公已九十呼其子泫然流涕曰子之事親也生有養死有送今吾先而祖以死有餘恨矣汝其毋忘乃父之志以事而祖又曰汝其知所以立身立家乎

忠孝者百行之本也恭儉者百行之端也其了然於死生之故有釋老所不能及者曾祖師政妣程氏祖俊妣汪氏繼妣魏氏父舜選奉議郎賜緋魚袋妣金氏封安人娶金氏封宜人後公六年卒以紹興元年四月日合葬于績溪縣高車源男四人載宣教郎簽書高郵軍判官廳公事圻墜垆女一人適奉議郎知袁州萬載縣事王僎孫十一人鎬鉉錫鎮錚鑑銓鐔鏞銘錡曰鑑出繼國錄公之長子垆之後曰銓出繼國錄

公次子塾之後孫女二人長適承議郎知江州
瑞昌縣事韓埜卿次幼未行曾孫資深習進士
業卓于公同里閔先伯父文簡尚書與公同肄
業而公之季子垌又從予遊故知公之出處頗
詳嘗論公之才足以佐理天下而身不得居卿
相之位公之氣足以并吞胡虜而身不得任鈇
鉞之寄公之節足以揮斥姦慝而不得綱維國
之風憲公之文足以摩光雲漢而不得黼藻國
之綸綍公之命固有所制矣然孝盡於親道信
於友名尊於身識與不識皆知公爲一世偉人
公之所以不朽孰得而制哉公嘗作尊已堂記
謂天爵義榮已所有也可常尊也人爵勢榮得
失在命不可常也士大夫喪其可常之尊乃藉
夫不可常尊者以華其身得則喜失則悲甚而
苟得至於忘恥是何異乞墦間之祭醉飽而歸
其妻妾方羞且泣而施施焉未之知也晦菴朱
公見而喜曰往者張荊州呂著作皆稱吳邕州
之才今讀其記文又有見其所存然則雲霧晦

冥日月之光景常新公之存固有用舍得喪不
得易者有文集十卷行於世或謂其峻潔累賈
長沙雄麗類蘇內翰風騷類柳柳州世必有能
辨之者不待予之言也公歿既有年其孫鉉入
都門涕泣謂予曰先祖言行久未編次將遂湮
墜敢稽首以請予辭不敢鉉之請愈力因槩書
其大節以備太史氏採錄云謹狀

嘉定十五年十一月日通奉大夫同知樞密院
事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程卓狀

宋竹洲先生吳公傳

公諱徹字益恭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明
州鄞縣尉三十二年恩陞脩職即隆興元年獲
強盜改承事即乾道二年差知饒州安仁縣四
年轉宣教即淳熙元年轉奉議即通判邕州五
年轉承議即被召上殿除知州兼廣南西路
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盜賊公事沿邊溪洞
都巡檢使兼提點買馬事親老勾祠主管台州
崇道觀六年轉朝奉即十年致其仕以淳熙十

年二月二十七日卒年五十九公天資雄渾學
該體用高遠而不爲迂切近而不爲陋上下數
千年間世變升降制度因革燦然若指諸掌出
入諸子百家天官稗說靡不洞究發爲文辭每
一引筆若飄風驟雨不可止遏公英邁慷慨忠
義激烈雖窮居厄處抱膝長吟以社稷安危爲
已任方 隆興天子銳意北向效奇獻策者無
筭公獨憮然曰是碌碌者鈞取爵位耳使吾得
當一面提精兵數萬必擒頡利以報 天子蓋
公平日之志也公之才足以佐理天下而不得
居卿相之位公之氣足以并吞胡虜而不得任
鈇鉞之寄公之節足以揮斥奸慝而不得綱維
國之風憲公之文足以磨光雲漢而不得黼藻
國之綸綍公之命固有所制然孝盡於親道信
於友名尊於身孰得而制哉

觀文殿大學士廣陵郡公葛邲撰

竹洲先生像讚

儒林儀表國家棟梁風雲翰墨錦繡文章駕長

虹於寥廓聽鳴鳳於高岡

趙汝愚

附錄

陳狀元亮贈吳益恭序

亮兒時聞行都有所謂太學者四方之英大抵萃焉於是新安二吳以文墨妙天下而季吳獨好使酒任氣有兒拊一世之心然而月從儕輩較一日長短儕輩往往口誦心惟吟哦上下記憶不少休試之夕曉不得交質明裹飯叢入坐定心搖搖特未寧吏持題寘廊間羣起就視相顧無人色君獨凝然問儕輩題謂何已則不復

抒思開卷徑書筆不留行率至日中輒辦出卽
歌呼如平時更數日挂名舉眼皆驚曰果吳某
也爲首選者他日又曰復吳某也儕輩率服之
然嫉之者至以爲可殺而皆不計顧也久之得
第尉鄞江鄞江竝海海盜出沒鬼神不可蹤跡
間來掠民家輒去朝廷雖宿兵不能禁君微布
耳目盜所至輒知之單馬徑造捕者踵至盜驚
謂神咸拱手疊足死不恨論功至不可計君不
以屑意猶得京秩授饒之安仁安仁故號冷邑

王則肅吏厚民薄征緩賦庫不留一錢遇有急
須片紙立辦民熙熙田里間而商賈之至者如
歸江東壯縣或愧焉會旁境大旱飢民百十爲
羣攫食偷活惡少年乘之爲盜勢駸駸且犯境
州以爲憂遣兵數百戍之富民或勸君挈家就
避君奮然曰吾爲令顧委命若等是謂草間求
活吾寧與賊死况不必死乎藉丁壯閱之君馳
馬橫槊於其間聲勢甚張無賴有襲旁境所爲
者法外出新意殺之以令皆恐懼縮頸盜不敢

犯事已自効不報不便者從而媒孽之部使者
一一攜撫出條目以詰君慨念曰吾所爲固自
不應法吾不勝法吏矣方急時吾寧計此今鼎
鑊實甘吏從旁爲答之持法者猶欲掇拾不合
以罪焉龍川陳亮曰成周議能之法今不可行
矣犬羊小醜孩弄中國如無人天子赫然不欲
赦之未有以屬之也於今且十年矣顧不能爲
一壯士道地邪人之有氣力者亦可嘆也已予
以積憂多畏之餘遇君每爲之捉手起立於其
別也舉杯相屬嘆離合之不常而毀譽之相尋
而未已也已而開口大笑曰是亦何足較哉實
乾道七禩中秋後八日也

陸伯壽書墨說後

紹興間太學號多文章士一時諸生最所推重
者曰新安二吳大吳造理深刻下筆如老師說
禪字字有法不爲才氣所豪奪其季乃以春秋
是是非非之學行其凜然不可奪之志於場屋
間伯氏所無有也今大吳已不壽季始得通守

邕管僕泛浙江而西邂逅相遇於臨安平時既
得其爲人因不復相問答而熟窺其氣象於稠
人中吳目有力覺其用意之微亦復泛然以杖
屨臨之僕則未有所覺於斯也一日有客論墨
之品第吳愀然無一言僕亦於吳未始一語長
揖而去折簡致歛人鄭彥圭二丸僕始得之錯
愕自失而嘆曰昔劉元德心圖曹孟德而外示
以不然孟德一有史君與操之言元德爲之手
失匕筯僕心敬此偉丈夫外不失禮貌而靜察
之不知已爲吳所覺此與元德之心一好一惡
固不同而卒遽驚媿之情則一也譬如學奕之
子從橫布置私自踴躍奕秋起而應之決其所
未發之機豈不狼狽離局銷其夙昔之心邪已
而發所折簡蓋吳所著墨說大略喜彥圭以窮
冬澗谷之泉治千載摧敗之松以成此堅久不
壞之墨猶有歲寒之遺意焉有旨哉此詩人托
物之興也吾曹數奇易取摧敗何當養其所不
可摧敗者於煨燼埴埴之餘以爲世用哉吳公

剛大以直方爲此墨說法吾儕小人其敢不勉
因書此於墨說之後邦溝陸唐老伯壽作

南軒先生贈別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欲焉
得剛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
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
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
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
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

變強哉矯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
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慄焉自反
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新安吳益恭來爲邕州通判其人剛決而有
慮臨事不避難忠義自許疾惡如讎予始一
見奇之兩年間察之熟矣而益加敬焉秩滿
親老不可復畱於其行會予有期服不得爲
之賦詩以致贈言之意而中有不能自己者

敬書魯論及中庸孟子書中三義以諗之夫
聖門之所謂剛所謂強所謂勇者蓋如此益
恭深思其義而體之於身予以揉偏而進德
嗟乎其又可量也哉淳熙四年八月甲午廣
漢張栻書於桂林郡齋

陳狀元亮與吳邕州益恭書

亮一別不謂便如許久中間伯恭送到婺州所
畱之文不得一見爲恨前年蕭山道中作一書
附梁節推行記得燈下寫時縷縷今亦莫知所

說何事也正月間到臨安又得梁節推書始知
已出廣久矣甚念一見深以不可得爲慮臨行
纔得與天民促膝共語一夕復得君舉書亦知
兄之來參差日子極不多人生會聚之難乃如
此回思向來大醉井亭橋上無一時放手固是
人間樂事也比聞有召對指揮丈夫年踰五十
始得一面天顏自不應復有畱藏然有君如
此亦不必量然後入也私以爲必有非常遇合
日日以冀忽鄭景元相訪未及寒暄首問此事

乃知奏疏甚偉九重所以相期待者亦甚至然
竟不免爲邕筦之行吾人所向類多如此上
方侍光堯萬壽豈忍使人八十之親重入瘴癘
之鄉乎若明以爲告宜無有不納乃欲待闕到
而後乞祠殆不可曉天子一見遂遇合繼此當
平步要津矣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無不可乘之
勢顧吾儕之命忒煞不是當耳樂武子所謂不
可當吾世而失諸侯此言甚可念也聞見待邕
州卽當以情告上不可更待來年當機不發

乃更求哀他人恐他人不無遺恨耳伯恭君舉
於兄極相知但其力不能有所及在臨安亦嘗
數數款語否三四年來伯恭規模宏闊非復往
時之比欽夫元晦已朗在下風矣未可以尋常
論也君舉亦甚別皆應刮目相待葉正則俊明
穎悟其視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力量有
所不及耳渠於亮甚厚其於亮所厚如兄與天
民極惓惓此殆未可以科舉士人論此君更過
五七年誠難爲敵獨未知於伯恭如何耳徐居

厚卓然自要立脚亦與其他士人不同聞安下處甚相近想時時得穎語也一本朝以繩墨立國自是文法世界度外之士往往多不能自容只如西事之興滕宗諒張亢小小放手便爲文法所繩惟范文正公力保庇之孫元規滕達道李誠之皆一世偉人而是非相半世人於兄不能深相察者固亦其勢也然亮以爲齷齪拘攣之極其勢必須一番痛快而後定今日之淺狹亦極矣兄輩不患不得少舒其意小小起伏願且安之無聊賴豈有踰於弟者乎亦且磊砢度日想兄亦不待亮縷縷也

陳狀元亮與東萊先生書

違去又復許久不勝尊仰卽日首夏清和伏惟編摩有相台候萬福廷試揭正則居厚道甫皆在前列自聞差考官固已知其如此然猶遺恨於德遠應先少望何也正則才氣俱不在人後非公孰能挈而成之天民對後有無指揮益恭聞亦得對計亦有遇合之理此君蹉跎日已老

矣六十以後雖健者不能有所爲也辛幼安王仲衡俱召還張靜江無別命否元晦亦有來理乎天下事常出於人意料之外志同道合能引其類自非元惡大憝皆可借其利心以成回復之勢陰陽消長代謝之際可熟玩矣吳平之後其慮亦自不少况不必平乎

南軒先生與朱文公書

學中重刻責沈納一軸并十本去近思錄方議刻欲稍放大字耳詹漕體仁孜孜講學每相見職事之外卽商榷義理殊爲孤寂之慰其趣向亦難得也本路州縣間人才尋常不敢忽有思慮有才力者亦得數人有邕州倅吳僑者雖是猶疏然忠義果斷疾惡如讎緩急可用亦謾及之

朱文公與張南軒先生書

比來同志雖不爲無人然更事旣多殊覺此道之孤無可告語居常鬱鬱但每奉教喻輒爲心開目明耳尋常戲謂佛氏有所謂大心衆生者

今世絕未之見凡今之人營私自便得少爲足
種種病痛正坐心不大耳子重語前書已及之
誠之久不得書如彼才質誠欠追琢之功恨相
去遠無所效力也陳君敬者舊十餘年前聞其
爲人悔未之識此等人亦可惜沈埋遠郡計其
年當不下五六十矣吳儆者聞對語亦能不苟
甚不易此等人材與溫良博雅之士世間不患
無之所恨未見前所謂大心衆生者莫能總其
所長而用之耳

朱文公與汪伯虞書

示諭尚書金公名堂之意俾得贊一詞焉幸甚
幸甚金公亦先友也熹頃歲嘗獲拜之臨安俯
仰十有七年矣三復來誨若復得望見其衣冠
而聞其謦欬者甚矣金公之厚於執事而所以
相告者之切而當也邕州使君往見張荊州呂
著作皆稱其才今讀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者
益恨未得一聽議論之餘也顧二公之意所以
望於執事皆非他人所能與獨在明者精擇而

力行之耳况如熹之淺陋其又將何以辱禮命之勤哉因風敬謝先辱旦夕儻得脫此羈轡歸臥田間呻吟之暇乃當有以報執事耳惠墨甚富且珍未有以報此間石刻各往一通幸視至未有承晤之日正惟進德自重

朱文公與尤尚書延之書

某衰病杜門苟安祠祿方切自幸上恩不棄忽復收用已力懇辭諸公哀憐當爲開陳使得請也承問之及感愧良深陳公必已到闕不知去

住如何此事自繫天意豈人力之所及哉江陵計今已赴久不得書不知爲况如何吳邕州求免遠使不知得出何策直以親老丐祠恐無不得之理但恐別求任使則難必耳羅倅兄弟恐未參識自江西來者多能道其賢也程侍郎禹貢文字曾傳得否若有本便中幸借及每讀此篇常恨讀書不多無以考見古今之同異計所述必甚精博所願見也

尚書又

尚書程公垂問曲折尤感其意因見幸爲致問
悃區區之意蓋不殊前也羅兄亦告致鄙懷皆
未得拜書也益恭得祠甚善材業如此何患不
達政須恬養以厚本根耳禹貢論得之開豁甚
多歎服無已但恨未見畫圖得爲求之便中寄
示幸甚

吳文肅公文集後跋

文以氣爲主蓋其氣以光大則發於詞華光焰
萬丈有不可泯沒者竹洲先生邕帥吳公自蚤
年與伯氏國錄公以雄味正聲鳴其文於庠序
獨步一時及施之於政皆光明雋偉絕人遠甚
惜其所養如此曾不得一日立朝以據所學任
臣自幼知誦其文則意氣興起猶恨生晚不及
趨隅執業身親而炙之也竹洲集近世始刊出
遂獲盡觀其全英偉豪特之氣尚崢嶸簡策間

要皆本於道誼確然有補於斯世非外強中乾
譁世以取名者也昔人謂廉頗藺相如死向千
載凜凜猶有生氣愚於竹洲先生亦云

端平甲午南昌羅任臣謹跋

吳文肅公文集後序

中書舍人裔孫吳瀛謹書

懷我

先公生當分崩南渡之時出陳恢復中原之計
慨壯懷之激烈時弗獲伸嗟雅志之優游晚寧
引退賦歸芝嶺託隱竹洲拂衣而振高風傳經
而明絕學資三賢之麗澤屬多士之景從制作
既播於當年輝光遂流於奕葉幸遺編之在篋
世世珍藏閱遺言之在編班班臚列上之而廟

堂之論議下之而山野之嘔吟大之而軍國之
畫籌小之而交遊之箋牘核其理則宇宙古今
之同貫囊括靡遺彙其體則文賦詩辭之殊科
棊布弗紊總之得數萬言釐之凡二十卷向嘗
表進於中朝業已梓傳於上世嗚呼懿美中涵
非徵於詞則不顯精英外著非基於德則不充
彼外與中離者其發必踈乃華與實孚者其傳
必遠惟我

祖奇資朗識卓邁羣倫寔鍾二氣而間生故是
集弘議鉅詞悉據本根允歷千秋而不朽揄揚
自昔足壯邦國之觀洋溢迄今尤重文獻之寄
直將擬赤圖綠字詎須數錦軸牙籤爰述斯文
用彰厥美尚期後裔勉紹前芳

皆

萬曆己卯仲春吉日

後序

余之甫通籍也不幸尋有內艱歸而輶輦一切莫遑問也久之始復理吾顯祖文肅公祠墓因取中秘兄重校刻集詳閱之則補遺正譌庶且不朽先烈余因是而竊有感于世澤靈長之非偶也蓋吳受氏自泰伯于古為姬姬祚之茂也文昭武穆徧天下而邈之則篤于祖德者匪特世計即如文之謨咸稱丕顯而詩人美之亦惟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然則家國雖殊曾有施

于後而非其餘于身者哉我先公丁宋之末季
抱匡時輔世之略而不克盡及第今觀其前後
所論著與諸大儒所稱揚僅僅想見其沉毅之
養鬱淳之概乃此顧足以盡我先公邪當時說
者直見其與兄後先登第輒謂方駕兩蘇夫蘇
氏誠標幟一代要以具宋儒之見解絀宋儒之
習氣論才論品先公初何多讓豈借科名藉令
陛對一議靡從中格卽先公雖外補寧遽乞祠
以退宋社亦豈遽屋乎哉嗚呼此宋之不幸微

獨先公不幸也蓋古稱三不朽惟是立德立功
立言不繫世祿吾先公適資不逢無能言信功
見以廣其德乃其言具在是卽其未見之功可
見之德在也奕代而來繩繩繼繼人各秉周禮
族不後宗盟抑何先澤所施及遠也儔非其當
年未竟者畱之哉卽前此世德未易數而要之
是集誠余家之顯謨矣詩有之貽厥孫謀以燕
翼子先公之謂也而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倘亦吾先公之思抑亦吾中秘兄之思也歟余

于是益重有感

萬曆癸未季冬吉旦明進士裔孫吳堯臣謹撰

後序 終

吳文肅公文集後跋

讀先文肅公集未嘗不三致慨焉京生也晚不
敢謂竊附繩武末光惟是前于後喁較若揆一
豈天有以牖其衷或者先公寔式臨之先公脩
明濂洛之學內聖外王惜未有以究其施所及
究者稍重一二望幸追蹤蓋安仁貴溪接壤而治
循法奉職得秉先公之遺無論其識卽彌盜一
規畫輔仁一朋從不益彰明昭著哉略陳其概
始公知安仁安仁故盜藪謂所屬鄧埠江右一

信地也當議戍兵食自貴溪往著令甲迄京宰
貴溪奉以周旋徵發恐後梭山陸氏嚮相與執
友問學頃薈之象山先生祠且頽然嗣且蕭然
京念之重加恢剏爲其後請奉祀生員藉諸故
實夫捍大災祛大惑先公作之于前京勉承之
于後詩曰不愆不忘庶幾由其舊歟又其似者
公以邕州守乞祠京亦致仕德慶知州以出則
憑藉以處則髣髴議者于是謂秩任同方域同
休致同繼志述事差云善矣予乃益重慨夫我
公歸逸竹洲窮經論史聚四方之士攷德訂業
如集間載籍森森不朽京則志焉未能學焉未
逮誦法前脩幸免大戾抑亦成先中秘公壽梓
意耳詎敢謂終克類我公也爰掇遭際尾諸集
而書之不一書

皆

萬曆甲辰孟春穀旦



奉訓大夫廣東德慶州知州致仕

裔孫吳繼京謹政

文肅大夫



萬曆甲辰

皆

而書之不一書

意其前所

聚簡去前

收集問難

公輔



